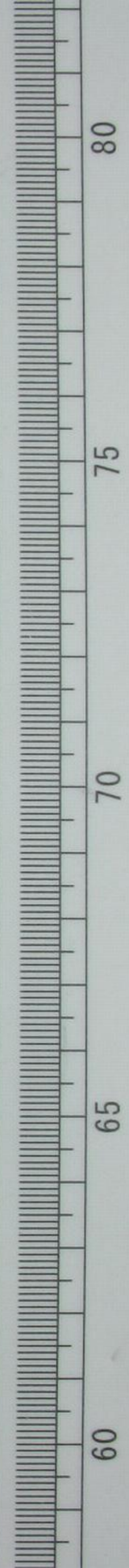


正校
廿二史劄記

上海文瑞樓印行

津田文庫
文庫 1
1817
6



廿二史劄記卷十八

早稻田大學
圖書館藏書

陽湖趙翼撰
庫

新書改舊書文義處

河間王孝恭傳。舊書孝恭破降蕭銑。高祖大悅。使畫工圖其貌而視之。案孝恭乃高祖從子。豈不相識而欲圖其貌乎。新書則云詔圖破銑之狀以進。

長孫順德傳。舊書順德坐事免。發疾。太宗鄙之曰。順德無慷慨之節。多女兒之情。今有疾。何足問也。語殊無來歷。新書謂順德因喪女感疾。帝謂其無剛氣。以女兒牽愛。

許敬宗傳。舊書太宗伐高麗。皇太子定州監國。敬宗與高士廉共知機要。今文本卒於行所。令敬宗檢校中書侍郎。太宗破高麗於駐蹕山。敬宗立馬於御前。受旨草詔書。是敬宗忽隨太子在定州。忽隨太宗草詔。語殊不明。新書改文本卒驛召敬宗至行所。

韋陟傳。舊書陟卒。太常謚為忠孝。顏真卿駁之曰。忠則以身許國。見危致命。孝則晨昏色養。取樂庭幃。不合二行。殊難以成忠孝。新書改真卿云。許國養親。不兩立。不當合二行為謚。

010190611200

元載傳。舊書載父景昇任員外。官居岐州。載母攜載適景昇。冒姓元氏。語不可解。然則載本何姓耶。新書云。父昇本姓景。為曹王妃元氏主田租。請於妃。冒為元氏。崔光遠傳。舊書郭子儀與賊戰。汲郡。光遠以千人渡河援之。及光遠在魏州。使李處崧拒賊。子儀怒。不救。處崧遂敗。此事殊不明析。光遠曾救子儀。子儀何以反怒而不救光遠耶。新書謂子儀戰汲郡。光遠僅以千人援之。戰不甚力。故魏州之戰。子儀怒而不救。

唐儉傳。舊書儉勸高祖起兵。高祖曰。天下已亂。言私則圖存。言公則極溺。吾將思之。新書改云。喪亂方別。私當圖存。公欲拯溺者。吾當為公思之。是竟以公指儉矣。王雄誕傳。雄誕本杜伏威之將。其擒李子通。降汪華。及聞人遂安。皆伏威降唐後。為唐宣力也。舊書先叙明高祖詔伏威使雄誕討之。故下文戰功俱是為唐盡力。新書不先叙明。則此等攻討。全是為伏威矣。雄誕造遂安。壘諭以國家威靈。所謂國家者。唐耶。伏威耶。

魏徵對太宗忠臣良臣之論。舊書云。良臣身獲美名。君受顯號。子孫傳世。福祿無疆。忠臣身受誅夷。君陷大惡。家國並喪。空有其名。新書改云。良臣身荷美名。君都顯號。子孫傳承。流祚無疆。忠臣身嬰誅夷。君陷昏惡。喪國夷家。祇取空名。不過竄

改數字。無他意義。

傅奕請除釋教疏。云舊書有云。齊朝章仇子他。上表言僧尼寺塔。糜損國家。為諸僧附會。宰相對朝。譏毀諸尼。依托妃主。潛行謗讟。遂死西市。言因諫佛事。為僧尼傾陷也。語已不甚明。新書改云。章仇子他言僧尼塔廟。外見毀宰。臣內見嫉妃嬙。尤不可解。并失本意。

李光弼傳。舊書光弼命荔非元禮。出勁卒於羊馬城。以拒賊。新書謂遣元禮戰羊馬賊。大潰。羊馬城去城字。但云戰羊馬。成何語耶。

盧汝弼傳。舊書太原使府有龍泉亭。汝弼父簡求節制。時手書一詩。在亭之西壁。汝弼復為亞帥。每亭中宴集。未嘗居賓位。但西嚮俯首而已。新書改云。太原府子亭。其父簡求所署。多在每宴亭中。汝弼未嘗居賓位。轉不明析。

甘露之變。舊書本紀書仇士良率兵誅王涯賈餗舒元興李訓王璠郭行餘羅立言李孝本韓約等十餘家。素是時李訓見事敗。即出奔。鄭注亦尚在鳳翔。非同日被殺也。新書先書壬戌李訓謀誅宦官。不克出奔。戊辰鳳翔監軍殺鄭注。較明。然李訓出奔後。仍被殺。又不書。又涯等被殺。朝中無宰相。乃以鄭覃李石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而新書覃石入相。反叙於士良殺朝臣之前。亦誤。蓋舊書以甘露之變。

係之壬戌新書則係之乙丑故有此誤也

新書盡刪駢體舊文

歐宋二公不喜駢體故凡遇詔誥章疏四六行文者必盡刪之如德宗奉天之詔山東武夫悍卒無不感涕討李懷光之詔功罪不相掩亦曲盡事情而本紀皆不載并陸贄傳亦無之其列傳內如李密討隋帝檄文祖君彥之詞也徐敬業討武后檄文駱賓王之詞也太宗徐賢妃諫伐高麗及興土木一疏封常清臨死謝表代宗獨孤后崩帝命常袞為哀冊文情詞悽惋時稱絕作李克用收復京城後揚復光所上露布列諸將功伐最詳贄此皆傳誦至今者而各傳皆不載惟徐賢妃疏則節數語存之至如舊書畢構傳有詔歷數貪吏之弊最為切中詔云邑屋之或地有椿幹梓漆或家有畜產資財即被暗通並從取奪若有吝法即因事以繩粗杖大枷動傾性命懷冤抱痛無所訴陳亦以其四六而刪之夫一代自有一代文體六朝以來詔疏尚駢麗皆載入紀傳本國史舊法今以其駢體而盡刪之遂使有唐一代館閣臺省之文不見於世究未免偏見也惟凌烟閣續圖功成一詔係駢體獨全載於李晟傳則以事本嚴重非四六之詔不足相稱此正宋子京相題之巧其他駢體中有新語不忍棄者則竄代為改削存之如姜皎當元宗為臨淄王時即傾心擁戴幾得重禍帝登極賜之詔云否當其晦

則滅宗毀族朕負之必深泰至其享則如山如河朕酬之未補新書改云否當其晦則必滅乃宗泰至其享則所酬未補又王志諫論太寬不可為政疏有云人慢吏濁偽積賊深若以寬理之何異命王良御駢捨銜策於奔蹏請俞跗攻疾停藥石於膚腠新書改云捨銜策於奔蹏則王良不能御駢停藥石於膚腠則俞跗不能攻疾語自較勝又如昭宗為劉季述所廢幽於宮中反正後罪狀季述之詔有云幽辱之時要紙筆則恐作詔書索錐刀則慮為凶器朕所御之夜晝服夜浣嬪嬙公主衾綈皆闕緡錢則貫陌不入繒帛則尺寸難求新書不載此詔卻即用詔中語叙帝幽辱之狀謂帝衣晝服夜浣食自寶進下至紙筆銅錢亦疑作詔書凶器而不與時方寒公主嬪御無衾纊哀聞外廷此可見子京于四六不欲存又不忍棄委曲幹旋之苦心矣又郭虔瓘傳獨存駢體一詔乃元宗以虔瓘與阿史那獻不協特為和解者此無甚關係而獨存之則以舊書虔瓘傳無此詔故轉補之以見其採掇之博也其他如章疏之類有關政體治道者或就四六改為散文或節其要語存之固未嘗概為刪汰此則子京用意之深不以文詞而沒其議論耳

新書好用韓柳文

歐宋二公皆尚韓柳古文故景文於唐書列傳凡韓柳文可入史者必採摭不遺

張巡傳則用韓愈文。段秀實傳則用柳宗元書。逸事狀。吳元濟傳則用韓愈平淮西碑文。張籍傳又載愈答籍一書。孔戣傳又載愈請勿聽致仕一疏。而於宗元傳載其貽蕭俛一書。許孟容一書。貞符一篇。自做賦一篇。可見其於韓柳二公有癖嗜也。又於劉禹錫傳載其所自作子劉子一篇。以見其處境之志。杜牧傳載其罪言一篇。以見經世之才。此皆文人氣類相惜。有不期然而然者。白居易傳舊書載其與元稹書。極叙作詩之功。及得名之處。後移忠州。與稹相遇於夷陵。流連文酒。寫木蓮枝圖。以寄朝士。晚歸東都。作池上篇。寄興樊素小蠻。及與香山僧如滿結香火社等事。新書則一切刪之。專叙其疏諫吐突承璀不可將兵。獻虞人箴。以徹穆宗好獵。并措置河朔。請令李光顏將兵。裴度鎮太原等疏。與舊書命意迥別。蓋舊書專表其才之高。襟懷之曠。置之恬淡一流。而新書則欲著其立朝丰采。議論以見文人中自有名臣。此又景文深意也。

新書詳載章疏

新書於舊書內。奏疏當存者。或駢體。或雖非駢體而蕪詞過多。則皆節而存之。以文雖蕪而言則可採也。其節存者。徐賢妃諫興師動土木一疏。李大亮諫賑突厥一疏。房元齡諫伐高麗一疏。褚亮論九廟七廟一疏。諫獵一疏。于志寧諫太子承

乾書。及緩刑等疏。許敬宗薦張元素令狐德棻等一疏。劉仁軌奏戰士不被恩賞難於用命一疏。高季輔應詔陳時政損益五篇。韋承慶諫太子賢一疏。明堂災一疏。韋嗣立修學校止刑殺禁封戶等疏。徐彥伯樞機論。薛登選舉過濫一疏。韋奏議駁改葬節愍太子一疏。張廷珪諫造大像一疏。楊綰請復古孝廉一疏。及公卿大臣核議一疏。郭子儀辭尚書令一疏。王嶼傳內梁鎮諫祠祭一疏。皇甫鎛傳內裴度諫其入相一疏。竇參傳內參既貶。德宗欲殺之。陸贄諫以為殺之太重一疏。陸贄傳內諫設瓊林大盈庫一疏。蕭燾諫作佛事一疏。此皆因舊疏繁蕪而刪存其要語者也。他如魏徵傳。徵與封德彝在太宗前論大亂之後易為治。及戒土木論刑賞。君子小人不宜參用。十漸十思等疏。馬周傳論大安宮宜崇奉太廟宜親祀。刺史不可世襲。樂工不可賜官。太子宜預教。守令須慎選等疏。魏元忠傳論文武二途一疏。凡舊書所有者。仍一字不刪。并有舊書所無而新書補出者。張九齡傳載其重守令一疏。見當時重內輕外之弊也。宗楚客傳載其陳符命一疏。以見其求媚也。張廷珪傳載其諫襲回鶻。及買蕃馬二疏。以其有關於邊備也。崔渙傳載其劾元載一疏。所以著載之惡。渙之直節也。李晟傳。收京後李懷光尚據河中。載晟所奏懷光有不可赦者五。見晟之公忠體國也。至如高郢傳。載其諫營章敬

寺一疏杜佑傳載其省官節用一疏程元振傳載柳伉劾元振一疏亦皆有闕計利害民生休戚未嘗不一一著于篇此正宋子京作史之深意非徒貴簡淨而一切刪汰也

新舊書互異處

本紀儀鳳二年劉審禮與吐蕃戰於青海敗績舊書審禮被俘新書云審禮死之

開元四年突厥可汗默啜之死舊書為拔曳固所殺傳首京師新書子將郝靈佺斬默啜

二十年敗奚契丹獻俘闕下舊書信安王禕獻俘新書謂忠王浚獻俘是時浚為元帥未行禕為副元帥敗敵新書以主帥為主舊書則從實也

天寶十一載李林甫死舊書李林甫薨於行在所新書李林甫罷案是時林甫從駕驪山死於邸生前未嘗先罷官也其後削奪官爵則死後事乃先書罷殊無據永泰元年郭英乂之死舊書劍南節度使郭英乂為兵馬使崔旰所殺新書崔旰反節度使郭英乂奔於靈池普州刺史韓澄殺之

成汭之死舊書汭以舟師援鄂而雷彥恭乘虛襲陷江陵軍士聞之皆潰汭投水

死新書汭與楊行密戰於君山死之

哀帝之立舊書蔣元暉矯宣遺詔立輝王祚為皇太子即位新書朱全忠已殺昭宗矯詔立輝王為太子即位列傳邵王重潤之死新書本傳中宗子重潤與女弟永泰郡主及主婿武延基竊議張易之兄弟出入宮禁后怒杖殺之武延基傳云與重潤等竊議皆得罪縊死二傳杖與縊稍不符合舊書張易之傳則云重潤等竊議二張后付太子自鞠問中宗時為太子太子並縊殺之武延基傳又云武后咸令自殺是二傳一以為中宗所縊死一以為后令自殺又不符合蓋中宗之殺之或令自殺皆迫於武后之威也新書竟書武后殺之較為直截

史朝義之死舊書朝義敗投幽州偽范陽節度李懷仙於莫州擒之送欵來降新書朝義走莫州欲決死戰田承嗣請身守莫州勸朝義至幽州以懷仙之師來戰朝義乃以老母幼子為託而自往幽州至范陽懷仙部將李抱忠不納朝義謀走入蕃懷仙招之至幽州縊死是朝義被擒在幽州非莫州也

楊思訓之死舊書謂慕容寶節置妾于別室邀思訓飲思訓責以不宜背妻寵妾妾怒密置毒酒中思訓飲盡便死新書則謂寶節邀思訓謀亂思訓不敢答寶節懼其洩遂毒之死

裴馬舊書。裴行儉與李敬元同典選有能名。時稱裴李新書。行儉與馬載同典選。時稱裴馬。案新唐書盧從愿傳。謂高宗時。吏部稱職者。裴行儉馬載。至是從願與李朝隱典選。亦有名。故號前有裴馬。後有盧李。

王仙芝之死。舊書謂仙芝敗宋威。朝廷以王鐸代威討賊。斬仙芝首獻闕下。是斬仙芝首者鐸也。新書謂仙芝攻洪州。宋威往救。敗仙芝于黃梅。斬賊五萬。獲仙芝。傳首京師。則斬仙芝者乃威也。

上官儀之死。舊書謂儀為許敬宗誣。其與梁王忠通謀。遂賜死。新書謂武后既得志。帝為所制。欲廢之。召儀使草詔。左右奔告。后自訴。帝羞縮。曰。儀教我。由是敬宗誣構之死。

盧奐治廣州。有清節。舊書謂開元以來。廣府清白者。惟宋璟裴奐。先李朝隱及奐四人。新書謂朝隱璟及奐三人。

哥舒翰之死。舊書謂火拔歸仁執翰送安祿山。降之。祿山閉翰于苑中。潛殺之。新書謂廣平王收東京時。安慶緒挾翰渡河而北。及敗。乃殺之。

第五琦之為租庸使。舊書賀蘭進明令琦入蜀奏事。元宗即令當江淮租庸使。是元宗所授也。新書謂肅宗在彭原。琦為進明來奏事。帝即令當江淮租庸使。

是肅宗所授官也。

李揆之死。舊書謂揆奉命為入蕃會盟使。行至鳳州卒。新書謂揆至蕃。其酋問曰。聞唐有第一李。揆公是耶。揆恐被留。乃曰。彼揆。豈肯來耶。歸至鳳州卒。是揆入蕃後始卒於歸途也。

韋見素傳。舊書載其為楊國忠所引。在相位無所是非。但署字而已。遂至凶胡犯順。不措一詞。新書則謂安祿山請以蕃將代漢將。見素謂難將作矣。明日與國忠入見。極陳反狀。是見素未嘗無言者。蓋其奏祿山必反。亦附合國忠意耳。然舊書傳論。又謂見素直言極諫。而君不從。獨正犯難。而人不咎。時論謂其取容于國忠。不知其時勢之不能匡救也。則又與本傳異。豈本傳乃國史原本。而傳論則修史者之平心持論耶。

呂渭傳。中書省有枯柳。德宗自梁洋回。柳再榮。時以為瑞柳。渭試進士。以之命題。舊書謂上聞而嘉之。新書云。上聞之不以為喜。

姜公輔傳。舊書謂不知何許人。新書謂愛州日南人。

陽惠元傳。惠元為李懷光所襲。出奔。懷光遣冉宗追之。舊書謂惠元計窮。父子三人並投井中。冉宗俱出而害之。新書謂惠元被髮袒而戰死。二子晟暘匿井中。遇

害。韓遊瓌傳。舊書謂德宗避京師之亂。倉猝出幸奉天。遊瓌率兵赴難。自乾陵北向醴泉。拒朱泚。會有人自京來。言泚兵旦夕當至。上遽令追遊瓌來奉天。遊瓌甫至。泚兵亦至。遂拒戰。是遊瓌之至。由德宗召之也。新書謂遊瓌趨醴泉。有詔赴便橋。而途遇泚兵。遊瓌欲還。護奉天中使翟文秀曰。吾兵至奉天。賊兵亦隨至。是引賊逼君也。不如壁于此。拒之。遊瓌曰。賊兵多。抗我于此。猶能分兵至奉天。不如先入。衛遂還奉天。泚兵果至。遂與戰。是詔令赴便橋。而游瓌以救駕為急。自赴奉天也。劉稹傳。舊書謂稹拒命時。其從父故節度使從諫妻裴氏。召諸將妻入宴。裴泣謂諸將妻。歸各語汝夫。勿忘先相公之拔擢。吾今以子母為托。諸婦皆泣下。故諸將為稹盡力。後稹伏誅。裴氏亦以此極刑。新書則謂從諫妾張氏。素有憾于裴。誣奏裴語如此。陷之極刑。

李師道傳。師道死。舊書謂其妻魏氏出家為尼。新書謂魏氏沒入掖廷。王鐸傳。舊書謂黃巢之亂。官兵收京城。封鐸晉國公。加中書令。以收京諸將功。伐令鐸量其高下。承制爵賞。下又云。巢出關時。溥請身討之。乃以溥為都統。罷鐸都統之任。是收京時。鐸正為都統也。新書則為巢戰數敗。宦官田令孜知賊必破。欲使功歸於己。乃構鐸罷為檢校司徒。鐸功將就。而以讒見奪。然卒因其勢。不數月遂平京師。是鐸於未收京之前。已罷都統矣。案收京露布。係宦者楊復光所上。而無鐸名。則鐸早罷都統矣。舊書應誤。

王龜傳。舊書龜觀察浙東。江淮盜起。攻郡為賊所害。是龜被賊殺也。新書但云。徙浙東觀察使。卒贈工部尚書。則似未被害者。元稹傳。舊書謂稹宿敷水驛。與內官劉士元爭廳。為士元擊傷面。新書謂中人仇士良至。稹不讓。中人怒。擊稹傷面。案白居易救稹疏。亦謂與劉士元爭廳。而新書云。仇士良者。蓋士元隨士良至。而擊稹耳。仇士良傳亦言與稹爭廳。則是時士良實親至敷水驛也。李紳傳。舊書謂李錡辟紳為掌書記。紳不就。錡怒。將殺之。遁而免。新書謂紳脅中使奏留己。召紳作疏。紳陽懼。至不能成一字。下筆輒塗去。錡注白刃。令易紙。終不成。乃召許縱為之。而囚紳獄中。錡敗乃免。

路巖傳。巖為相。委親吏邊誠與郭勳。相倚為奸。舊書云。事敗出為成都尹。改荆南。尋罷之。新書謂事敗。貶新州。賜死。別取其喉。先是巖奏。賜死者。當別喉以驗。至是自及云。

憲宗之弒。舊書謂宦者陳宏慶。新書作陳宏志。舊書宏慶等弒逆。不言王守澄。新書謂守澄與宏志等弒帝。

楊復光傳。舊書謂復光監軍討賊。遣吳彥宏諭降黃巢。巢即令高君長等奉表歸國。宋威害其功。併兵擊賊。巢怒。復作剽。新書謂復光諭降王仙芝。仙芝遣尚君長出降。宋威密請誅君長。故仙芝復叛。案是時仙芝為賊首。巢其將校也。復光諭降是仙芝明甚。

張巡傳。舊書謂蒲州河東人。新書謂鄧州南陽人。

鄭畋傳。舊書畋鎮鳳翔。病乃表薦李昌言。詔可之。召畋赴行。在新書黃巢據京城。畋移檄討之。遣大將李昌言率兵向京。昌言反兵襲畋。畋登城謂曰。吾方入朝。公能為國討賊。則可矣。乃委軍而去。通鑑與新書同。

王重榮傳。新書宦官田令孜以重榮不肯歸鹽池。供禁軍。使朱玫討之。重榮率李克用以兵來戰于沙苑。禁軍大敗。通鑑舊書但云沙苑之戰。禁軍為重榮所敗。令孜挾天子幸寶雞。李克用聞之。乃與重榮入援京師。一似沙苑之戰。克用不與其事。及帝出奔後。始起兵勤王者。此或後唐修史時。為克用諱耶。

新舊書各有紀傳互異處

舊書本紀。幽州軍亂。逐節度使史元忠。推陳行泰為留後。雄武軍使張絳。奉行泰不可為帥。請以本鎮軍討之。許之。遂誅行泰。詔以絳主留後務。仍賜名仲武。是絳即仲武也。而新書則陳行泰殺史元忠。張絳又殺行泰。雄武軍使張仲武起兵討絳。朝廷因命仲武為節度使。是絳與仲武判然兩人。及考舊書張仲武傳。史元忠為行泰所逐。行泰又為絳所逐。適仲武遣吏吳仲舒。奉表至京。宰相李德裕問故。仲舒謂行泰絳皆客將。故人心不附。仲武本舊將。素抱忠義。可為帥。德裕乃奏以仲武為節度使。是舊書列傳內。亦未嘗以絳與仲武為一人。而本紀乃謂絳賜名仲武。此紀傳互異之顯然者。合新書列傳。及通鑑核之。此舊書之誤。在紀不在傳也。新書本紀。殺梁郡公李孝逸。案新書孝逸傳。討徐敬業有功。後為武三思所讒。將置之死。后念其舊功。免死流儋州。舊書孝逸傳亦然。是孝逸未被殺也。此新書之誤。亦在紀而不在傳也。

新舊書誤處

嚴武傳。舊書肅宗收長安。以武為京兆少尹。因史思明阻兵不之官。優遊京師。案長安即京兆也。即收長安。何以不能赴京尹之任。史思明並未據長安。何以因其阻兵。遂不赴任京兆。此必誤也。蓋是東都少尹耳。是時史朝義尚據東都。如劉晏亦除河南尹。以盜據都城。乃寄治于長水。然則武所除少尹。當是河南也。新書則云已拜京兆少尹。坐房瑄事。貶巴州刺史。然則舊書所云。以賊阻不之官者。誤。

魯靈傳。靈守南陽一年。與賊將田承嗣等。日夜拒戰。力不支。乃率眾突圍出投襄陽。新舊二書皆同。是靈已走襄陽矣。而號王巨傳。巨奉命節度河南。詔貶靈為果毅。以來瑱代之。巨奏曰。若靈能守孤城。功足補過。則何以處之。元宗曰。卿隨宜處置。巨至內鄉。賊解圍走。巨乃至南陽。宣救貶靈。削其章服。令隨軍效力。其暮以恩命。仍令靈復位。據此。則靈尚在南陽也。來瑱傳。亦謂靈守南陽。詔以瑱代之。號王巨。奏靈能守南陽。乃詔各復本位。下又云。賊攻南陽累月。瑱救之。為賊所敗。是靈亦尚未失南陽。數傳核對。俱不符合。當是巨至南陽時。靈尚守城。賊暫退去。其後又來攻瑱。救之。又為賊所敗。靈於是走襄陽耳。

郭子儀傳。新書代宗即位。子儀懼程元振讒。乃哀肅宗所賜詔救千餘篇。上之。案舊書。子儀表代宗云。陛下貽臣詔書一千餘篇。自靈武河北河南。臣所經行。蒙賜手詔勅書。凡二十卷。昧死上進。是代宗為廣平王。與子儀同收復兩京時。軍中往來手札也。代宗既即位。故即謂之詔救。新書以為肅宗詔救。殊誤。

舊書興元元年。李抱真。王武俊。破朱滔于京城東南。擒其偽相朱良佑。李俊等。滔遁歸幽州。案朱泚。朱滔。武俊。抱真。田悅。田緒等傳。是時泚因涇師之變。僭據京城。其弟滔及武俊。田悅等。方連衡抗朝命。泚遣人冊滔為皇太弟。使發兵趨洛陽。與

已合勢。滔率兵而南。悅託詞不助兵。滔怒。遂攻其貝州。武俊。抱真。以滔強橫。難共事。遂合兵襲滔。大敗之。朱良祐等被執。滔遁歸幽州。是滔至貝州即敗去。未嘗近京城也。新書武俊等傳。則謂敗滔于涇城。田緒傳。又謂與武俊等敗滔于涇城。然則舊書所云京城東南者。蓋涇城涇城之訛也。其地當在貝州耳。而新書本紀。此戰之前。又書渾瑊及朱滔戰於武川亭。敗之。朱滔自貝州敗後。即歸幽州。而武川亭。武功地也。滔既未到京西。何得有與瑊戰武川之事。據瑊泚二傳。是時德宗在梁洋。瑊為行營副元帥。李晟方圍泚於京城。城自行在來。接泚遣韓旻。宋歸朝。張庭芝等來寇武功。瑊與吐蕃兵敗之。武川亭。斬首萬計。是瑊武川亭所敗。乃泚將而非滔也。而云瑊與滔戰武川亭。此又新書之誤也。或書云與泚戰而訛刻為滔耳。歐書賊將必書賊首名。或以泚所遣將即書為泚。

新舊書刻本各有脫誤處

舊書張巡傳。安祿山陷河洛。許遠守睢陽。賊將尹子奇攻圍經年。巡以雍邱小邑。儲備不足。大寇臨之。必難保。乃引卒詐降。至德二年正月也。元宗聞而壯之。授主客郎中。兼御史中丞。案巡方詐降。何以元宗聞而壯之。蓋巡以雍邱難守。故詐降以出。而併兵于睢陽。與遠同守。故帝聞而嘉之耳。新書巡在雍邱。餉路絕。乃拔眾

保寧陵至睢陽。與太守許遠城父令姚閻等合兵。遣雷萬春南霽雲等戰寧陵北。殺賊萬人。有詔拜巡主客郎中。河南節度副使。正此事也。而舊書云云。此必有行墨脫落之處。

新書李光顏傳末。忽叙宋威曾元裕討王仙芝一事。大將張自勉表請討賊。詔乘傳赴軍。威忌自勉。請以隸麾下。欲以事殺之。宰相知其謀不聽。乃以自勉代元裕。案仙芝之亂。距李光顏已將百年。與光顏何涉。而係其事于光顏傳後。此亦必錯誤也。

廿二史劄記卷十八終

廿二史劄記卷十九

陽湖趙翼撰

貞觀中直諫者不止魏徵

貞觀中直諫者。首推魏徵。太宗嘗謂徵曰。卿前後諫二百餘事。非至誠何能若是。又謂朝臣曰。人言魏徵舉止疏慢。我但覺其嫵媚耳。徵以疾辭位。帝曰。金必鍛鍊而成器。朕方自比於金。以卿為良匠。豈可去乎。至今所傳十思十漸等疏。皆人所不敢言。而帝悉聽納之。此貞觀君臣間。直可追都俞吁咈之盛也。然其時直諫者不止魏徵也。今案新舊唐書各傳。薛收諫獵。帝即賜金四十銖以獎之。孫伏伽諫元師律罪不當死。帝即賜以蘭陵公主園直百萬。或以為太厚。帝曰。朕即位未有諫者。是以賞之。溫彥博諫長安令楊纂失察。罪不當死。帝即赦之。虞世南諫田獵。諫山陵之制。不宜過厚。諫宮體詩不宜作。恐天下從風而靡。諫勿以功高自矜。勿以太平自怠。帝嘗曰。羣臣皆若世南。天下何憂不理。馬周諫大安宮宜崇奉宗廟。宜親祀樂工。王長通等不宜賜官。帝購大宅直二百萬者。賜之廬江王瑗姬侍側。王珪曰。陛下知瑗殺其夫而取之。以為非。奈何。又令侍左右。帝即出之。諫祖孝孫雅士。不宜令教女樂。帝雖責之。明日悔。語房元齡。令羣臣勿因此不言。姚思廉諫。

幸九成宮。賜帛五十疋。高季輔指陳時政得失。帝賜以鍾乳一兩。曰。卿以藥石之言。進故以藥石相報。戴胄諫修洛陽宮。帝嘉之。張元素亦諫修洛陽宮。至以為甚。於煬帝。帝曰。卿謂我不如煬帝。何如。桀紂對曰。若此。役卒興。同歸於亂耳。帝歎曰。我不思量。遂至于此。命罷役。賜帛二十疋。褚遂良諫寵魏王泰。太過。帝納之。諫告成。東岳。即罷封禪。張元素令史出身。帝問其履歷。元素慚不能對。遂良謂元素已擢至三品。陛下不宜對羣臣窮其門戶。帝亦悔之。帝常論山東人物。張行成言天子以四海為家。不宜以東西為限。帝善之。賜馬一匹。錢十萬。衣一襲。裴仁軌私役門夫。帝欲斬之。李乾祐奏罪不應死。帝即免之。權萬紀不能教太子承乾。以正帝欲誅之。柳範曰。房元齡尚不能止陛下獵。豈可獨罪萬紀。帝大怒。拂衣入。久之。獨召範慰諭之。帝好與羣臣論難。劉洎力諫。帝詔答曰。輕物驕人。恐由于此。故當虛懷改之。洎又言。近來上書人。或面加窮詰。恐致阻進言之路。帝曰。卿言是也。當改之。此皆見于各傳者也。魏徵嘗言。陛下導之使言。臣所以敢諫。若陛下不受。臣豈敢犯龍鱗。帝嘗宴韋挺。虞世南。姚思廉等。謂曰。龍有逆鱗。人主亦然。卿等遂能不避觸犯。常如此。朕豈慮危亡哉。是諸臣之敢諫。寔由于帝之能受諫也。獨是仁善之君。則能納諫。英睿之主。每難進言。以太宗之天錫智勇。手定天下。制事決機。動

無遺策。宜其俯視一切。臣下無足當意者。乃虛懷翕受。惟恐人之不言。非徒博納諫之名。寔能施之政事。其故何哉。蓋親見煬帝之剛愎猜忌。予智自雄。以致人情瓦解。而不知盜賊蜂起。而莫告。國亡身弑。為世大僂。故深知一人之耳目有限。思慮難周。非集思廣益。難以求治。而飾非拒諫。徒自召禍也。煬帝惡諫。曰。有諫者當時不殺。終不令生於地上。蘇威欲言不敢。因午日獻古文尚書。煬帝曰。訕我也。即除名。蕭瑀諫伐遼。即出為郡守。董純諫幸江都。即賜死。由是人皆鉗口。至喪國亡身而不悟。統疏見此太宗所親見也。惟見之切。故懼之深。正張廷珪所云。多難興邦。殷憂啟聖。皆以事危則志銳。情迫則思深也。魏徵之諫。亦動以隋為戒。謂帝豈惡天下之治安。不欲社稷之長久哉。特恃其富強。不慮後患。驅天下以從欲。遂以四海之尊。殞於匹夫之手。陛下當鑒彼之失。又曰。我之所代。實在有隋。隋氏亂亡之源。聖明所親見。隋之未亂。自謂必無亂。隋之未亡。自謂必不亡。所以甲兵屢動。徭役不息。至于身戮。而猶未悟。今能思其所以亂。則治矣。思其所以亡。則存矣。馬周亦言。煬帝笑齊魏之失國。今之視煬帝。猶煬帝之視齊魏也。比當時君臣動色相戒。皆由殷鑒不遠。警於目。而惕於心。故臣以進言為忠。君以聽言為急。其後勲業日隆。治平日久。即太宗已不能無稍厭。魏徵謂貞觀之初。導人以言。三年後見

諫者悅而從之。近一二年，勉强受諫，而終不平。是可知貞觀中年，功成志滿，已不復能好臣其所受教。然則懼生于有所懲，怠生于無所儆。人主大抵皆然。若後世蒙業之君，運當清泰，外無覆車之戒，而內有轉圜之美，豈不比太宗更難哉。

時政記

左右史起居注之外，有政事及奏對。由宰相撰錄者，謂之時政記。案舊書唐初記注最詳備。蘇冕言貞觀中，每日朝退後，太宗與宰相參議政事，即令起居郎一人執簡記錄。由是貞觀註記政事極詳。高宗時，許敬宗、李義甫用權，多妄奏事，恐史官書之，遂奏令隨仗使出，不得備聞機務。姚璿乃表請仗下所言政要，宰相一人專知撰錄。是為時政記。每月封送史館。宰相之撰時政記，自此始也。據舊書云：璿罷後，其事遂寢。賈耽、齊抗、貞元時為相，又修之。耽抗罷而事又寢。然憲宗嘗問李吉甫：時政記何事？吉甫曰：是宰相記天子事，以授史館之實錄也。左史記言，今起居舍人是右史記事。今起居郎是永徽中姚璿監修國史，慮造膝之言，外間或不得聞，因請隨奏對而記於仗下，以授史館。今時政記是也。上曰：閒有不修何也？曰：面奉德音，未及行者，不可書付史官。有謀議出于臣下者，又不可自書付史官。故也。憲宗紀又裴休嘗奏言：宰相知印者，撰時政記，或多載已言，而略他人之言。史

官莫得知，請自今宰相各自為記，令付史館。從之。休傳可見歷朝仍皆有時政記。未嘗廢也。其後又稍變其例。穆宗時，宰相崔植等奏請坐日，所有君臣獻替事宜，應隨日撰錄，號為聖政記。歲終付史館，則不必每月送史館。至歲終始送矣。文宗又詔時政記，因循日久，廢墜日多。自後宰相奏事，及臨時處分，委中書門下丞一人，隨時撰錄。每季送館，則不必宰相自撰，而令中書門下丞撰錄矣。然皆於紀錄政事，致其詳慎，可為後世法也。

天子不觀起居注

左史記言，右史記事。歷代皆重其職。唐太宗嘗欲觀起居注，朱子奢曰：恐開後世史官之禍。史官全身畏死，悠悠千載，尚有聞乎。子奢傳後至文宗，益重其事。每入閣日，左右史執筆立于螭頭之下。宰相奏事，得以備錄。宰相既退，上召左右史，更質證所奏是非，故開成政事最詳。張次仲傳帝嘗與宰相議事，適見鄭朗執筆螭頭下，謂曰：向所論事，亦記之乎？朕將觀之。朗引朱子奢事對曰：史不隱善諱惡，人主或飾非護失，見之則史官無以自免，即不敢直筆。昔褚遂良亦稱史記天子言動，雖非法必書。庶幾自飭也。帝曰：朗可謂善守職者。朕恐平日之言，不合治體，庶一見得以改之耳。朗乃上之。朗傳後帝又欲觀魏謩起居注，謩曰：陛下但為善事，勿畏臣不

書帝曰我嘗取觀之。謬曰此史官失職也。陛下若一見之。自此執筆者。須有迴避。後世何以示信乎。乃止。論者咎朗而是。謬傳。

唐諸帝多餌丹藥

古詩云。服食求神仙。多為藥所誤。自秦皇漢武之後。固共知服食金石之誤人矣。及唐諸帝。又惑于其說。而以身試之。貞觀二十二年。使方士那羅迺婆娑。于金瓶門造延年之藥。舊書本紀高士廉卒。太宗將臨其喪。房元齡以帝餌藥石不宜臨喪。抗疏切諫。士廉傳是太宗實餌其藥也。其後高宗將餌胡僧盧伽阿逸多之藥。郝處俊諫曰。先帝令胡僧那羅迺婆娑。依其本國舊方。合長生藥。徵求靈草異石。歷年而成。先帝服之無效。大漸之際。高醫束手。議者歸罪于胡僧。將申顯戮。恐取笑外夷。遂不果。處俊傳李藩亦謂憲宗曰。文皇帝服胡僧藥。遂致暴疾不救。憲宗本紀是太宗之崩。實由于服丹藥也。乃憲宗又惑長生之說。皇甫鏞與李道古等。遂薦山人柳泌。僧大通待詔翰林。尋以泌為台州刺史。今其採天台藥。以合金丹。帝服之日。加燥渴。裴濟上言。金石性酷烈。加以燒煉。則火毒難制。不聽。帝燥益甚。數暴怒。責左右以致暴崩。憲宗本紀及裴濟王守澄傳。是又憲宗之以藥自誤也。穆宗即位。詔泌大通付京兆府決杖處死。是固明知金石之不可服矣。乃未幾聽僧惟賢道士趙歸真之說。亦

餌金石。有處士張臯上書切諫。詔求之。臯已去。不可得。尋而上崩。是穆宗又明知之。而故蹈之也。敬宗即位。詔惟賢歸真流嶺南。是更明知金石之不可服矣。尋有道士劉從政。說以長生久視之術。請求異人。冀獲異藥。帝惑之。乃以從政為光祿卿。號昇元先生。又遣使往湖南江南及天台採藥。敬宗本紀是敬宗又明知之。而故蹈之也。武宗在藩邸。早好道術。修攝之事。及即位。又召趙歸真等八十一人。於禁中修符錄鍊丹藥。武宗本紀所幸王賢妃私謂左右曰。陛下日服丹。言可不死。然膚澤日消槁。吾甚憂之。王賢妃傳後藥發燥甚。喜怒不常。疾既篤。旬日不能言。宰相李德裕請見不得。未幾崩。是武宗又為藥所誤也。宣宗親見武宗之誤。然即位後。遣中使至魏州諭韋澳曰。知卿奉道。得何藥術。可令來使口奏。澳附奏曰。方士不可聽。金石有毒。不宜服。澳傳帝竟餌太醫李元伯所治長年藥。病渴且中燥。疽發背而崩。懿宗立杖殺元伯。懿宗本紀是宣宗又為藥所誤也。統計唐代服丹藥者六君。穆敬昏愚。其被惑固無足怪。太憲武宣皆英主。何為甘以身殉之。實由貪生之心太甚。而轉以速其死耳。李德裕諫穆宗服道士藥。疏云。高宗朝有劉道合。元宗朝有孫觀。生皆能以藥成黃金。二祖竟不敢服。德裕傳然則二帝可謂知養生矣。其臣下之餌金石者。如杜伏威好神仙術。餌雲母。被毒暴卒。伏威傳李道古既薦柳泌。後道古貶

循州。終以服藥歐血而卒。道古傳李抱真好方術。有孫季長者。為治丹云。服此當仙去。抱真信之。謂人曰。秦漢君不遇此。我乃遇之。後升天不復見。公等矣。餌丹至二萬丸。不能食。且死。道士牛洞元以豬肪穀漆下之。病少閒。季長來曰。將得仙。何自棄也。乃益服三千丸而卒。鮑真斯真愚而可憫矣。惟武后時。張昌宗兄弟亦曾為之合丹藥。蕭至忠謂其有功於聖體。則武后之餌之可知。然壽至八十一。豈女體本陰。可服燥烈之藥。男體則以火助火。必至水竭而身槁耶。

玄宗五代一堂

肅宗為太子時。生代宗。為嫡皇孫。生之三日。玄宗臨澡。嫡孫體弱。負姆嫌陋。更取他宮兒。進玄宗觀之。不樂。姆叩頭言非是。玄宗曰。非爾所知。趣取兒來。於是見嫡孫。玄宗大喜。向日視之曰。福過其父。顧力士曰。一日見三天子。樂哉。吳皇此已屬盛事。又案舊書。順宗純順宗。生於肅宗上元二年。時玄宗尚為太上皇。是玄宗肅宗代宗德宗順宗凡五代共一堂。則不惟一日見三天子。且一堂有五代天子也。唐有兩上元年號。

年號重襲。已見叢考。前編皆異代之君。不知詳考。致有誤襲前代年號者。至唐則高宗有上元年號。而肅宗亦以上元紀年。高之與肅。相去不過六七十。耳目相接。朝臣豈無記憶。乃以子孫復其祖宗之號。此何謂耶。元順帝慕元世祖創業。致治。而用其至元紀年。故當時有重紀至元之稱。哀亂之朝。不知典故。固無論矣。

德宗好為詩

唐諸帝能詩者甚多。如太宗玄宗文宗宣宗。皆有御製。流傳于後。而尤以德宗為最。劉太真傳。謂帝文思俊拔。每有御製。輒命朝臣畢和。今案本紀。貞元二年。宴羣臣於麟德殿。賦詩一章。令羣臣和。四年。賜百寮宴曲江亭。賦重陽賜宴詩六韻。六年。又宴曲江亭。賦中和節賜宴詩七韻。上巳節。又宴賦上巳詩一章。九年正月朝罷。賦退朝觀仗歸營詩。十年曲江九日賜宴。又賦詩。十一年。賜宰臣兩省供奉官宴曲江。賦詩六韻。十二年。御製刑政箴一首。又製中和樂武曲。於御殿奏之。是年仲春。賜宴麟德殿。九日。賜宴曲江。皆賦詩。十七年。仲春及重陽。賜宴曲江。亦皆賦詩。十八年。九日。宴馬嶼山池。亦賦詩。皆命羣臣屬和。此見於本紀者也。貞元四年。九日之宴。帝親為詩序。令朝官和進。帝親考其詩。以劉太真李紆等四人為上。鮑防于邵等四人為次。張濛殷亮等二十三人為下。李晟馬燧李泌三宰相之詩。不加優劣。見太真傳韋綬在內。直帝作黃菊歌。顧左右曰。不可不示。韋綬即遣人持往。綬即附和。造綬又嘗製宸宸台衡二銘。賜馬燧。燧傳杜希全赴鎮天德。獻體要八章。多

所規讞帝製君臣箴賜之。希全傳張建封入朝將還鎮帝賦詩餞之。建封傳此皆見於列傳者也。今載其數首。貞元四年。曲江賜宴詩曰。早衣對庭燎。躬化勤意誠。時此萬機暇。適與佳節并。曲池潔寒流。芳菊舒金英。乾坤爽氣澄。臺殿秋光清。朝野慶年豐。高會多歡聲。永懷無荒戒。良士同斯情。其賜建封詩曰。牧守寄所重。才賢生為時。宣風自淮甸。授鉞膺藩維。入覲展遐戀。臨軒慰來思。忠誠在方寸。感激陳情詞。報國爾所尚。恤人予是資。歡宴不盡懷。車馬當還期。穀雨將應候。行春猶未遲。勿以千里遙。而云無已知。

褒貶前代忠奸

式閭表墓。為新朝激揚首務。所以表是非之公。新天下之耳目也。唐武德元年。詔隋高頴。賀若弼。薛道衡。宇文弼。黃純等。並抗節懷忠。陷於極刑。特贈官加諡。貞觀元年。詔齊崔季舒。郭遵。封李瑛。以極言蒙難。褒叙其子孫。則不惟贈卹死者。且官其後人矣。麟德元年。又詔訪周宇文孝伯子孫。授以官。此皆褒忠令典也。貞觀元年。追論隋臣裴虔通。手弑煬帝之罪。削爵流驪州。七年。又詔宇文化及。及弟智及。司馬德戡。裴虔通。孟景元。禮。楊覽。唐奉義。牛方裕。元敏。薛良。馬舉。元武達。李孝本。李哲。張愷。許宏仁。令狐行達。席德芳。李覆等。弑煬帝者。其子孫並禁錮。勿得齒叙。

此亦足昭輝惡之公。然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化及等已死。錮其子孫是矣。裴虔通尚在。而徒以前代之事。不復正以誅殛。僅配流遐裔。尚不免失刑也。武后聖曆元年。又追貶隋楊素子孫。不許仕京官及侍衛。

諡兼美惡

唐制三品以上。皆得請諡。而人之賢否不同。則必核其生平以定之。蓋猶存古道也。皇甫無逸。官於蜀。其母卒於京。無逸奔喪歸。在途而死。太常諡曰孝。王珪駁之。謂無逸赴官。不與母偕。不可稱孝。乃更諡良。蕭瑀卒。太常諡曰肅。太宗以其多忌。改諡貞。編。裴矩卒。初諡曰恭。劉洎以其侈肆駁之。乃改諡縱。封儉卒。後奸邪事發。改諡曰繆。許敬宗卒。博士袁思古議。敬宗棄子荒微。嫁女蠻落。諡曰繆。敬宗孫彥伯請改諡。博士王福時執不可。詔尚書省更議。以既過能改為恭。乃請諡曰恭。新書諡更恭。韋巨源卒。太常諡曰昭。李邕以其附武韋為相。不當得美諡。雖不聽。而議者是之。楊炎卒。諡肅愍。孔戣駁之。改諡平厲。高瑛卒。博士曹鄴議其為相時。交游醜雜。請諡為刺。從之。皆見各本傳。是俱能存彰輝之公。不專以美舉阿人者。然其時已多請囑。失實之弊。李虞仲奏言。古者將葬請諡。今近或二三年。遠或數十年。方請人歿已久。採諸傳聞。不可考信。取諸誄狀。亦多浮詞。請自今凡應得諡者。前葬

一月請考功太常定諡在京者不得過半期在外者不得過一期若不請者許考功即察行諡之傳虞仲蓋唐猶詳慎諡法如此後世惟賜諡者始得諡既邀恩賜自必其人履行無虧故諡皆有美而無惡也

唐追贈太子之濫

子帝而追帝其父禮也弟而追帝其兄而追帝其弟已屬過當如玄宗追冊中宗子襄王重茂為帝以重茂本韋后所立為帝後退封襄王故薨而仍以帝號還之尚不失為厚玄宗又以兄憲讓已為太子得立憲薨追贈讓皇帝肅宗以長兄琮早薨追贈奉天皇帝代宗以弟俛有功被讒死追贈承天皇帝皆禮之過者然猶有說以處此至太子而追崇為帝必其子即位而追帝之如金世宗太子允恭以子章宗即位而諡為顯宗元世祖太子珍戩以子成宗即位而諡裕宗是也乃唐高宗之太子宏薨而贈孝敬皇帝則以父而追帝其子不經之甚矣若追贈太子必其曾為太子或早薨或不得其死則仍復其舊稱如中宗子重潤在高宗時已立為皇太孫後為武后杖死神龍初贈懿德太子憲宗立子宣為太子薨贈惠昭太子文宗立子承為太子後廢死贈莊恪太子此父之追贈其子也太宗立子承乾為太子後廢薨不追封高宗立子忠為太子後廢死封燕王昭宗立子承乾為太子後廢薨不追封高宗立子忠為太子後廢死封燕王昭宗立子承乾為太子中宗立子重俊

為太子後起兵誅武三思敗死睿宗追贈節愍太子此以叔而贈其姪亦以其曾為太子也高祖立子建成為太子太宗殺之即位後仍贈隱太子高宗立子賢為太子為武后廢死睿宗追贈章懷太子玄宗立子瑛為太子以讒死肅宗仍贈太子此以弟而贈兄亦以其曾為太子還其舊物也敬宗子普文宗時薨贈悼懷太子懿宗子倚為劉季述所殺昭宗贈恭哀太子此以叔而贈其姪亦以普倚本應為太子特以年幼未得立而還其舊物尚不失為厚也至末為太子而死後追贈者如玄宗子琬薨贈靖恭太子代宗子玢薨贈昭靖太子宣宗子漢薨贈靖懷太子此則其人本不應為太子而歿以太子之號榮之已不免紊於禮然此猶父之贈其子於名分尚順也若玄宗贈弟申王為惠莊太子岐王範為惠文太子薛王業為惠宣太子此三王者將以為睿宗之太子耶則睿宗自有太子憲睿宗在武后時為帝先立憲後玄宗平繼又以玄宗為太子此三王初未身為太子則加以大國內難憲讓玄宗為太子繼又以玄宗為太子此三王初未身為太子則加以大國榮封可矣太子之稱究屬以子繼父而言非同官爵之可加贈也而以施於未為太子之弟轉似下儕於已子之列此則苟欲以追崇見其友愛而不知轉失禮甚矣後穆宗子湊文宗時以讒死文宗贈懷懿太子穆宗已有太子敬宗為帝湊未為太子也而文宗以從兄贈之為太子亦同此失顧盛人日知錄內但舉秦文公太子卒賜諡為靖公及代宗追

諡弟承天皇帝
二事尚未備

帝號標后諡

以帝號標后諡。乃范蔚宗後漢書追書之例。非當日本制也。光武陰后本諡烈。以光武諡合之。故曰光烈。明帝馬后本諡德。以明帝諡合之。故曰明德。章帝竇后之稱章德。和帝鄧后之稱和喜。安帝閻后之稱安思。桓帝竇后之稱桓思。靈帝何后之稱靈思。獻帝曹后之稱獻穆。皆仿此。其桓帝梁后諡懿。獻二字。不便合帝諡并稱。則曰桓帝懿。獻梁皇后。此可以見范史牽合之書法也。後世不察。乃遂於皇后定諡時。即係以帝號。如唐高祖崩。合帝諡曰太穆神皇后。文德皇后崩。始諡文德。及太宗崩。合諡曰文德聖皇后。是反以夫從婦矣。睿宗竇后之諡。太常初諡曰大昭成。或援范史例。謂宜引聖真冠諡。以單言配之。應曰聖昭。或睿成。以雙言配之。應曰大聖昭成。或聖真昭成。以睿宗諡元真大聖大典孝皇帝故也謂此後漢光烈等諡例。且本朝太穆文德故事也。太常駁之曰。蔚宗以帝號標后諡。是史家記事體。婦人非必與夫同也。入廟稱后。義繫於夫。在廟稱太。義繫於子。文母生號也。文王諡也。周公豈以夫從婦乎。後漢書不可為據。詔曰可。俱見皇

後漢書皇后紀論曰。漢世皇后無諡。皆因帝諡以為稱。中興明帝始建光烈之

稱。其後定以德配。故馬竇二后俱稱德焉。蔡邕始追正和熹之諡。其安思順烈以下。皆依而加焉。案蔡邕諡議曰。漢世母氏無諡。至明帝始建光烈之稱。自是轉因帝號加之。以德上下優劣。混為一體。殊非禮制。諡法有功安人曰同。帝后一體。禮亦宜同。大行皇太后諡宜為和喜。據此。則后之有專諡。始於明帝之諡。陰后繼成於蔡邕之諡。鄧后。又案魏道武追諡先世皇后。皆無本諡。北史后妃傳序云。皆從帝諡為皇后。諡今案如神元皇后竇氏。桓皇后惟氏。平文皇后王氏之類是也。神元桓平文皆帝諡也。其皇后無本諡。故即從帝之諡也。至道武以後。則后自有諡。如道武宣穆皇后劉氏。明元昭哀皇后姚氏是也。道武明元帝諡也。宣穆昭哀后諡也。其曰道武宣穆。及明元昭哀者。亦史家追書之例。以帝號標后諡也。

皇后哀冊尊稱

德宗昭德皇后薨。侍郎李紆撰冊文曰。大行皇后。帝以為不典。命學士吳通元為之。又云。咨后王氏。議者亦以為非。宜如貞觀中。岑文本撰文德皇后諡冊曰。皇后長孫氏。舊唐書

祔葬變禮

招魂而葬。本起於東漢光武姊元為鄧晨妻。起兵時元被害。後晨封侯。卒帝追尊姊為公主。招其魂與晨合葬。此招魂葬之始也。唐中宗和思趙皇后。先為武后幽死。莫知瘞所。中宗崩。議者以韋后得罪。不宜祔葬。乃追諡趙為皇后。欲行招魂祔葬之禮。博士彭景直上言。古無招魂之禮。不可備棺槨。宜據漢書郊祀志。葬黃帝衣冠於橋山。故事。以皇后禭衣於陵所寢宮。招魂置衣于魂輦。以太牢告祭。遷衣於寢宮。覆以夷衾而祔葬焉。從之。睿宗劉后竇后。亦皆為武后所殺。莫知瘞所。後亦招魂葬之。蓋亦仿趙后例也。然古不墓祭。惟以立主於廟為重。蓋魂氣歸於天。體魄歸於地。招魂而葬。是欲以歸天之魂使之入地。理難強通。即葬衣冠而必先招魂於衣冠。然後葬之。是仍欲使魂入地也。既莫知瘞所。似不必復設祔葬之虛禮。但奉主祔廟可耳。案晉東海王越歿於項。其喪柩為石勒所焚。妃裴氏渡江歸於元帝。欲招魂葬越。博士傅純曰。聖人制禮。設冢槨以藏形。事之以凶。主廟祧以安神。事之以吉。送形而往。迎精而反。此墓廟之大分。形神之異制也。室廟寢廟。祭非一處。所以廣求神之道。而獨不祭於墓。非神之所處也。遂詔不許。是晉人已有一定議矣。

代宗沈后德宗陷賊不知存亡。德宗即位。屢求不獲。至憲宗時。羣臣請仿晉庾蔚

之議。尋求三年之後。又俟中壽而服之。乃以是年九月發哀。先令造禭衣一副。擇日祔代宗陵。此亦無於禮者之禮也。案晉書李允傳。允祖敏避公孫度之命。浮海不知所終。允父信追求積年不獲。欲行喪。又恐父尚存有鄰人。與父同歲者死。乃以是時行喪。後因徐邈勸娶妻。既生子。遂絕房室。此亦一故事。南史沈洙傳。建康令沈孝軌。門生牒稱主人父靈柩在周。主人奉使關右。因欲迎喪。久而未返。今月晦。即是再暮。主人弟息。應以是月未除靈。抑或應待主人還除靈。江德藻云。禮久而不葬。惟主喪者不除。其餘各終月數而除。此家內有事。未得葬者耳。孝軌既在異域。雖迎喪而無還期。諸弟若遂不除。則永絕婚嫁。宜咨沈洙。洙議曰。禮有正。有從宜。禮小記之文。禮之正也。但魏氏東關之役。夫亡屍骨。葬禮無期。議者以為無終身之喪。故制使除服。晉氏喪亂。或死於北庭。無從迎柩。故又申明其制。今孝軌喪還。未有定期。在此者。應除服。若喪柩得還。別行改葬之禮。禮記云。改葬之禮。服總。不忍無服。送至親也。

諡后於廟

順宗王皇后崩。太常進諡。公卿欲告天地宗廟。禮院奏曰。案禮。曾子問。古者天子稱天以誅之。皇后之諡。則讀於廟。江都集禮。亦曰。諡皇后於廟。又曰。皇后無外事。

無為於郊也。準禮賤不誅貴，子不爵母，所以必諡於廟者，宜受成於祖也。故天子諡於郊，后妃諡於廟，從之。

兩太后並稱

文宗即位時，敬宗母王太后尚在，而文宗自有母蕭太后，乃號敬宗母曰寶曆太后。又以兩太后難於分別，乃詔以宮名別之，寶曆太后居義安宮，稱義安太后。後武宗即位，文宗母蕭太后尚在，徙居積慶殿，乃稱積慶太后。

皇太后不祔葬

穆宗久葬，其妃韋氏生武宗，亦已久亡。武宗立，欲以母祔葬于穆宗之光陵，宰臣奏神道安於靜光陵，葬已二十年，不可更穿。太后所葬之福陵，亦崇築已久，不宜徙請，但奉主祔廟。穆宗從之。

又明世宗有三后，孝源元配也。繼張后被廢，繼孝烈方氏薨，帝欲先以其神主祔太廟，羣臣請設位於皇妣睿皇后之次，後寢藏主，則設幄於憲廟，皇祖妣之右，以從祔於祖姑之義。帝曰：安有享從此而主藏彼可？祔仁宗，而以后主即列於朕之位。次羣臣言后雖宜祔享，但遷及廟次，非臣子所敢言。帝怒，乃祔主於第九室，隆慶中從羣臣議，仍以元配孝源后合葬永陵。孝烈主移於宏孝殿。

案明憲宗生母周已尊為皇太后，孝宗時始崩。孝宗問劉健等祔廟禮，健曰：漢以前一帝一后，祔二后自唐始也。祔三后自宋始也。三后者，一正后，一繼后，一生母也。帝曰：事須師古。祖宗來一帝一后，今並祔則壞禮自朕始矣。遂不祔廟。嘉靖中移祀陵殿，題主曰皇后，不繫帝諡，以別嫡庶。自後穆宗母、神宗母、光宗、熹宗、莊烈帝母咸用此制。

建成元吉之子被誅

謀反者族誅。秦漢六朝以來皆用此法。師傳太宗為秦王時，殺建成元吉，不過兄弟間互相屠害，其時太宗尚未為帝，不可以反論也。乃建成子安陸王承道、河東王承德、武安王承訓、汝南王承明、鉅鹿王承義、元吉子梁郡王承業、漁陽王承鸞、晉安王承獎、江夏王承裕、義陽王承度俱坐誅，除其屬籍。是時高祖尚在帝位，而坐視其孫之以反律伏誅，而不能一救，高祖亦危極矣。

没入掖庭

族誅者，既誅其壯丁，而妻妾子婦及子孫之幼者，皆没入掖廷為奴婢。如樊興、錢九隴俱以父犯罪配没為皇家隸人。興等傳武后殺唐宗室，壯者皆被戮，幼者皆没入為官奴。巢王明傳李師道既誅，其小男没入掖廷。師道傳此子孫之幼者也。齊王元吉

被誅其妃没入宮為太宗妃明傳盧江王瑗既誅其姬入侍太宗王珪傳上官儀及子庭芝既被誅庭芝妻鄭及女婉兒配入掖廷儀傳吳元濟之妻沈氏李師道之妻魏氏敗誅後皆没入元濟師道傳師道既誅憲宗謂宰相曰李師古之妻於師道叔嫂也雖云逆族亦宜等降李宗奭妻亦士族也今俱在掖廷於法似稍深崔羣奏此聖主仁測之心也於是師古妻裴氏女宜娘宗奭妻韋氏及男女皆釋韓御史李孝本皇族也坐李訓事誅其女没入宮魏暮諫出之韓又元載女真一少為尼載敗没入宮德宗時始告以載死號泣投地則女之出家者亦不免也韓載語劉元佐曰宜早見天子不可使太夫人白首與新婦子孫填宮掖蓋當時法令如此然其中亦有生貴子者肅宗為太子時玄宗命高力士選良家子侍之力士曰京兆料擇人得藉口不如掖廷衣冠女會有吳令珪坐事死女没入宮力士選以進後生代宗即章敬皇后也李錡反被誅其妾鄭氏没入宮憲宗幸之後生宣宗即孝明皇后也

案北史崔昂傳律文籍没者婦人年六十以上免配官

唐女禍

報應之說本屬渺茫然亦有不得不信者唐高祖初為晉陽留守時宮監裴寂私

以宮人入侍後太宗起兵使寂以此事脅高祖謂二郎舉義旗正為寂以宮人侍公恐事發族誅耳高祖意乃決寂是高祖之舉兵實以女色起也及太宗殺弟元吉即以元吉妻為妃盧江王瑗以反誅而其姬入侍左右是兩代開創之君皆以女色縱慾孰知貞觀之末武后已在宮中其後稱制命殺唐子孫幾盡中冓之醜千載指為笑端韋后繼之穢聲流聞并為其所通之武三思榜其醜行於天津橋以傾陷張柬之等尋又與安樂公主毒弒中宗宮闈女禍至此而極及元宗平內難開元之治幾於家給人足而一楊貴妃足以敗之雖安史之變不盡由於女寵然色荒志怠惟耽樂之從是以任用非人而不悟釀成大禍而不知以致漁陽鼙鼓陷没兩京而河朔三鎮從此遂失唐室因以不競追原禍始未始非色荒之貽害也然則以女色起者仍以女色敗所謂君以此始亦以此終者得不謂非天道好還之昭然可見者哉

武后之忍

古來無道之君好殺者有石虎符生齊明帝北齊文宣帝金海陵煬王其英主好殺者有明太祖然皆未有如唐武后之忍者也自其初攝死親女以誣王皇后昭儀時生女皇后至撫弄而去昭儀潛斃女子食下伺帝至陽歡笑發食女絕毛死矣左右曰皇后適至昭儀悲啼帝怒曰后殺吾女后無以自解尋被廢絕毛

裏之愛。奪燕昵之私。固已非復人理。及正位後。王后蕭良娣被廢。各杖二百。反接投釀甕中。曰。令二嫗骨醉。數日死。猶殊其屍。并竄長孫无忌。褚遂良等至死。又殺上官儀。其出手行事。即凶殘絕人。然此猶曰妒者常情。不得不害人以利己也。稱制後。欲立威以制天下。開告密之門。縱酷吏周興來俊。臣邱神勣等起大獄。指將相俾相連染。一切案以反論。吏爭以周內為能。于是誅戮無虛日。大臣則裴炎。劉禕。鄧元挺。閻溫古。張光輔。魏元同。劉齊賢。王本立。范履冰。裴居道。張行廉。史務滋。傅游藝。岑長倩。格輔元。歐陽通。樂思晦。蘇幹。李昭德。李元素。孫元亨。石抱忠。劉奇等數十人。大將則程務挺。李光謹。黑齒常之。趙懷節。張虔勗。泉獻誠。阿史那元慶等。亦數十人。庶僚則周思茂。郝象賢。薛顛。裴承光。弓嗣業。弓嗣明。弓嗣古。郭正一。弓志元。弓彭祖。王令基。崔答。劉昌從。劉延景。柳明肅。蘇踐言。白令言。喬知之。阿史那惠。杜儒童。張楚金。元萬頃。苗神客。裴望。裴璉。韋方質。劉行實。劉日瑜。劉行感。張虔通。雲宏嗣。李安靜。裴匪躬。范雲仙。薛大信。來同敏。劉順之。宇文全志。柳瑒。閻知微等。數十百人。皆駢首就戮。如刳羊豕。甚至邱神勣。來俊臣。向為后出死力。以害朝臣者。亦殺之。其流徙在外者。又遣萬國俊至嶺南。殺三百餘人。又分遣六御史至劍南黔中等郡。盡殺流人。皆惟恐殺人之少。劉光業所殺九百餘人。其餘少者。亦不減五百。雖明祖之誅胡藍二黨。不是過也。然此猶曰中外官僚。非戚屬也。越王貞瑯。瑯琊王冲。起兵謀復王室。事敗被誅。于是殺韓王元嘉。魯王靈夔。范陽王靄。黃公譔。東莞公融。霍王元軌。江都王緒。舒王元名。汝南王瑋。鄱陽公誣。廣漢公謐。汶山公綦。廣都王瑋。恆山王厥。江王知祥。及其子皎嗣。鄭王玢。豫章王璵。蔣王煒。安南郡王穎。鄆國公昭。滕王元嬰。子六人。紀王慎之子。義陽王琮。楚國公璿。襄陽公秀。廣化公獻。建平公欽。曹王明。及諸宗室。李直。李敏。李然。李勣。李策。李越。李黯。李元。李英。李志業。李知言。李元貞。鉅鹿公晃等。數十百人。除其屬籍。幼者流嶺表。又為六道使所殺。雖蕭鸞之殺高武子孫。完顏亮之殺太祖子孫。亦不是過也。然此猶曰李氏宗室。非武族也。武元慶元爽。則后兄也。惟良懷運。則后兄子也。元慶元爽。尋坐事死。后姊之女。為高宗所私。封魏國夫人。后私毒之死。又歸罪於惟良懷運。殺之。然此猶曰異母兄姪。本不相睦也。若高宗子。則后之諸子也。後宮所生忠。已立為皇太子。因武后有子宏。甘讓儲位。改封梁王。乃廢流黔州。賜死澤王上金。後宮楊氏所生。許王素節。蕭淑妃所生。武三思。諷周興誣以謀反。縊素節于驛亭。上金聞之。亦自縊。上金七子。素節九子。並誅。幼者悉囚雷州。然此猶曰非已所生也。太子宏。則后親子。立為儲貳。賢德聞天下。以其請蕭淑妃女之幽于

廿二史劄記 卷十九 九

掖廷者出嫁遂惡之。又以其聰睿不便於已，竟酖之死。宏既死，立其弟賢為太子。亦后親子也。又以觸忌，而使人發其陰事。高宗欲薄其罪，后曰：「大義滅親，不可赦。乃廢為庶人。」流巴州。後又遣邱神勣逼殺之，并殺其子光順。僅一子守禮，亦幽于宮中。屢被杖。元宗時，岐王嘗奏其能知雨暘，帝問之，對曰：「臣無他，天后時被杖，創痕雨則沈，霽則佳，故耳。」又中宗子邵王重潤，則后孫也。永泰公主，則后女孫也。主壻武延基，則女孫壻也。三人嘗私言張易之等出入宮中，恐有不利。后聞之，咸令自殺。太平公主夫駙馬薛紹，則親女婿也。亦以私怒殺之。此則因縱慾而殺親子孫。天理滅矣。然此猶不便於縱慾而害之也。薛懷義入侍牀第，寵冠一時。至命為行軍大總管，率十八將軍擊默啜，以宰相李昭德、蘇味道為其長史、司馬，可謂愛之極矣。後以嫌，即令太平公主伏有力婦人數十，縛而殺之，各載其屍還白馬寺。斯又情之最篤者，亦割愛而絕其命矣。新唐書謂其當忍斷，雖甚愛，不少隱也。真千古未有之忍人也哉。

案古來太后以縱慾而殺子者，後魏文明馮太后行不正，有內寵李奕獻文帝，因事誅之。馮太后遂害帝。然帝非馮后親子也。明帝母靈后胡氏親生明帝，帝幼登極，太后恣行凶穢，後帝長，母子間起嫌隙，太后乃毒死明帝，後為尔朱榮

沈於河。是徒有武后之失德，而無武后之雄才，更不足道也。

武后納諫知人

武后之淫惡極矣，然其納諫知人，亦自有不可及者。初稱制，劉仁軌上疏以吕后為戒，后即使武承嗣齎敕慰諭之。仁軌傳大石國獻獅子，姚璿奏不貴異物，后即詔止其來，使九鼎成，欲以黃金塗之，亦為璿諫而罷。璿傳后欲以季冬講武，有司遷延至孟春，王方慶諫，孟春不可習武，即從之。武慶傳季秋梨花開，后出以示宰相，皆以為仁及草木，杜景儉獨以為陰陽不和所致，后曰：「真宰相也。」景儉傳河北民陷契丹者，武懿宗將奏殺之，景儉以為皆迫脅所致，宜原之。王求禮并謂懿宗遇賊退縮，反加罪，被脅之民請斬懿宗，以謝河北。后即為赦河北。景儉傳張庭珪諫造大像，即允之，并召見面慰。庭珪傳朱敬則請改嚴刑從寬政，亦從之。敬則傳李嶠請雪雋為酷吏破家者，后未聽。桓彥範等又上十疏卒從之。嶠等傳蘇安恒奏請歸政太子，后亦不怒。然此猶論列朝政也。至其所最寵倖而諱之者，宜莫如薛懷義、張易之、張昌宗。然蘇良嗣遇懷義於朝，命左右批其頰，懷義訴於后，后第戒其出入北門，毋走南牙，觸宰相而未聞罪。良嗣也。良嗣傳懷義度白丁為僧，御史周矩劾之，后曰：「朕即令赴臺，懷義至，坦腹於牀，矩召吏將案之，懷義遽乘馬去，矩以聞，后曰：「此道人

病風不可苦問其所度僧聽卿勘矩悉配流之後矩為懷義所譖免官亦未聞加
以罪也傳后晚年尤愛張易之昌宗兄弟易之誣奏魏元忠欲挾太子為耐久朋
引張說為證及廷詰說言元忠無此語雖貶元忠為高要尉流說欽州然未聞致
之死也易之賊賂事發為御史臺所劾詔桓彥範袁恕已等鞫之彥範等奏罪當
族昌宗自陳為后鍊丹有功詔雖釋之然尚以賊賂歸罪于其兄昌儀同休而罷
其官亦未聞罪彥範等也昌宗引術者占已有天子分宋璟劾奏請付獄使窮究
后陽許而令璟出使幽州別令崔神慶鞫免其罪璟猶執奏昌宗當斬李邕曰璟
言是后雖不聽亦未嘗罪璟邕等也昌宗傳易之引蜀商宋霸子等入宮宴后前韋
安石奏賤類不宜預顧左右逐出之后更慰免不聞其罪安石也安石傳然此猶未
直陳其淫穢之醜也至未敢則疏諫選美少年則曰陛下內寵有薛懷義張易之
昌宗矣近又聞尚食柳模自言其子良賓潔白美鬚眉長史侯祥云陽道壯偉堪
充宸內供奉桓彥範以昌宗為宋璟所劾后不肯出昌宗付獄彥範亦奏云陛下
以簪履慙久不忍加刑此皆直揭后之燕昵嬖倖可羞可恥敵以下所難堪而后
不惟不罪之反賜故則綵百段曰非卿不聞此言而於璟彥範亦終保護倚任夫
以懷義易之等林第之間何言不可中傷善類而后乞不為所動搖則其能別白

人才主持國是有大過人者其視懷義易之等不過如面首之類人主富有四海
妃嬪動至千百后既身為女主而所寵倖不過數人固亦無足深怪故后初不以
為諱并若不必諱也至用人行政之大端則獨握其綱至老不可撓撼陸贄謂后
收人心擢才俊當時稱知人之明累朝賴多士之用李絳亦言后命官猥多而開
元中名臣多出其選舊書本紀贊謂后不惜官爵籠豪傑以自助有一言合輒不
次用不稱職亦廢誅不少假務取實才真賢然則區區帷薄不修固其末節而知
人善任權不下移不可謂非女中英主也

案魏文明馮后雖毒死獻文帝然能慈愛獻文之子孝文帝迄於成立孝文雖
御極而性謙謹事皆決於太后太后多智猜忍殺戮賞罰決於俄頃王叡出入
臥內數年便為宰輔李冲以才見任亦由幃幄之寵錫賚不可勝計然后性嚴
明左右有過動加捶楚尋又待之如初或更加富貴故人人懷于利至死而不
思退太后又外禮人望元丕游明根等每至獎美王叡等輒引丕等參之以示
無私

改惡人姓名

惡其人而改其姓名蓋本於左傳所云構杌饕餮渾沌窮奇之類然此但加以惡

稱非易其氏名。且非朝制也。其改為惡姓惡名者。王莽以單于囊知牙斯不順命。改匈奴單于為降奴單于。此已開其端。後漢桓帝誅梁冀。惡梁姓。時鄧后猶冒梁姓。乃改后姓為薄。此改姓也。吳孫皓殺何定。以其惡似張布。乃改定名為布。此改名也。孫峻孫琳專權肆惡伏誅吳主孫休削其宗室屬籍但稱故峻故琳此另是一法晉成帝時南頓王司馬宗有罪誅貶其族為馬氏。宋竟陵王劉誕反。伏誅。孝武帝改其姓為留氏。留與劉同音也又改晉熙王母謝氏為射氏。齊明帝殺魚腹侯子響。改其姓為蛸氏。蛸與蕭同音也梁武帝弟子正德奔魏。尋又亡歸。帝改其姓為背氏。豫章王綜奔魏。帝惡其悖逆。改其子直為悖氏。武陵王紀起兵被誅。元帝改其姓為饕饕氏。隋楊元感反。伏誅。煬帝改其姓為梟氏。唐高宗王皇后蕭良娣為武后所殺。武后改王皇后姓為蟒氏。蕭良娣姓為梟氏。武后又殺其姪武惟良。武懷運皆改姓蝮氏。革命後琅琊王冲。越王貞起兵復唐。事敗被殺。皆改姓虺氏。連坐之韓王元嘉。魯王靈夔。范陽王靄。黃公譔。東莞公融。常樂公主亦改為虺氏。契丹首領李盡忠及孫萬榮反。后遣兵討之。改李盡忠為李盡滅。孫萬榮為孫萬斬。突厥默啜入寇。改其名曰斬啜。又骨咄祿入寇。改其名曰不卒祿。中宗時成王千里欲誅武三思。黨宗楚客等不克。被誅。改姓蝮氏。元宗初太平公主謀逆。竇懷貞懼罪投水死。追戮其屍。改姓毒氏。宗室李晉亦與太

平之謀被誅。改姓厲氏。皆亂世不經之陋例也。

朝賀近臣先行禮

朝賀時近御諸臣須于殿陛侍班。故先于內殿行禮。然後隨至正殿。此制蓋自唐武宗始。會昌元年。中書省奏。元日御含元殿。百官就列。惟宰相及兩省官皆于未開扇之前。立欄檻內。及扇開。即侍立於御前。是宰相近臣。轉不得行禮。請御殿日宰相兩省官在香案前侍立。俟扇開。即再拜。拜訖。升殿侍立。然後百官行禮。從之。

紀本

大臣搜檢

漢制大臣劍履上殿者。例帶木劍。不得有兵刃。蓋防微杜漸之意。魏晉以來。遂著令。進見者必先搜檢。雖宰相不免焉。唐文宗始命停之。詔曰。任則不疑。疑則不任。乃自魏晉以來。虛儀檢索。舊習尚存。朕方推大信。况吾台宰。又何閒焉。自後紫宸坐朝。眾寮既退。宰臣復進奏事。其監搜宜停。紀本可知此詔以前。大臣搜檢。久成故事。君臣一體。何至猜防若此。文宗可謂知政體矣。然如金熙宗時。海陵為相。與十餘人帶刀入宮。侍衛等見以為常。遂成弑逆。是亦不可過於闊略也。

度牒

宋時凡賑荒興役動請度牒數十百道濟用其價值鈔一二百貫至三百貫不等不知緇流何所利而買之及觀李德裕傳而知唐以來度牒之足重也徐州節度使王智興奏准在淮泗置壇度人為僧每人納二絹即給牒令回李德裕時為浙西觀察使奏言江淮之人聞之戶有三丁者必令一丁往落髮意在規避徭役影庇貨產今蒜山渡日過百餘人若不禁止一年之內即當失卻六十萬丁矣據此則一得度牒即可免丁錢庇家產因而影射包攬可知此民所以趨之若鶩也然國家售賣度牒雖可得錢而實暗虧丁田之賦則亦何所利哉

廿二史劄記卷十九

廿二史劄記卷二十

唐代宦官之禍

陽湖趙翼撰

東漢及前明宦官之禍烈矣然猶竊主權以肆虐天下至唐則宦官之權反在人主之上立君弒君廢君有同兒戲實古來未有之變也推原禍始總由於使之掌禁兵管樞密所謂倒持大阿而授之以柄及其勢已成雖有英君察相亦無如之何矣身在禁闈社鼠城狐本易竊弄威福此即不典兵不承旨而燕閒深密之地單詞片語偶能移動主意軒輊事端天下已靡然趨之如高力士貴幸時傲倖者願一見如天人肅宗在東宮亦以兄事之諸王公主呼為翁戚里諸家尊曰蒼將相大臣皆由之以進嘗建佛寺道觀各一所鐘成宴公卿一扣者納禮錢十萬有至二十扣者李輔國貴幸時人不敢斥其官直呼為五郎李揆當國以子姓事之嘗矯詔遷上皇於西內至憂鬱以崩他如魚朝恩忌郭子儀功高譖罷其兵柄程元振譖來瑱賜死李光弼遂不敢入朝又譖裴冕罷相貶施州以致方鎮解體吐蕃入寇代宗倉黃出奔徵諸道兵無一至者此猶是未掌兵權未筭樞要以前事

案代宗欲除輔國而憚其握兵是代宗時宦官已典兵然代宗由廣平王為元帥即位後猶有帥府之名令輔國為元帥行軍司馬程元振繼之朝恩亦為觀

軍容使俱係暫時管攝未得常主兵柄。自德宗懲涇師之變，禁軍倉卒不及徵集，還京後不欲以武臣典禁兵，乃以神策天威等軍置護軍中尉中護軍等官，以內官竇文場、霍仙鳴等主之。於是禁軍全歸宦寺。其後又有樞密之職，凡承受詔旨，出納王命，多委之。於是機務之重，又為所參預。案李吉甫傳：憲宗初有中書小吏滑渙與樞密使劉光琦頗相親，權又裴洎傳：李絳承旨翰林，有中入梁守謙掌密命，是樞密之職蓋始於德宗之末。憲宗之初，又嚴遵美傳：樞密使無廳事，惟三樞舍藏書而已。其後遂有堂狀，貼黃決事與宰相等。是二者皆極要重之地，有一已足攬權樹威，挾制中外。况二者盡為其所操乎？其始猶假寵竊靈，挾主勢以制下。其後積重難返，居肘腋之地，為腹心之患。即人主廢置亦在掌握中。僖宗紀贊謂自穆宗以來八世而為宦官所立者七君。今案本紀：憲宗時太子靈薨，中尉吐突承璀欲立豐王暉，而暉母賤不當立，乃立遂王宥為皇太子。憲宗崩，宦官陳宏志殺承璀及暉，以皇太子即位。是為穆宗。舊書王守澄傳：憲宗崩，守澄與陳宏志同謀者，是穆宗之立。由陳宏志等之力也。然穆宗猶是憲宗時已立為皇太子，而宏志等翊戴之，尚非擅立。敬宗夜獵還宮，與中官劉克明、田務成、許文端、軍將蘇佐明、王嘉憲、石定寬等二十八人飲，帝醉入室更衣，殿上燭忽滅，劉克明等同害帝。蘇佐明等矯制立絳王，樞密使王守澄、中尉梁守謙率禁軍討賊，誅絳王、迎江王即位。是為文宗。是文宗之立，由王守澄等之力也。然此猶敬宗未有

太子，故討賊立君，亦尚出于正。至文宗在時，已立敬宗子成美為皇太子矣。及大漸宰相李珣、樞密使劉宏逸等，又奉密旨，以成美監國。乃中尉仇士良、魚宏志矯詔廢成美，立穎王漙為皇太弟，即位。是為武宗。是武宗之立，由仇士良等之力也。此則廢先帝所立之太子，而擅易之，其惡更非陳宏志、王守澄等比矣。武宗崩，中尉馬元贇立光王怡為皇太叔，即位。是為宣宗。時武宗未有太子。是宣宗之立，由馬元贇之力也。宣宗疾大漸，以夔王滋屬樞密使王歸長、馬公孺等，而中尉王宗實及元贇矯詔立鄆王為皇太子，即位。是為懿宗。是懿宗之立，由王宗實等之力也。懿宗大漸，中尉劉行深、韓文約立普王為皇太子，即位。是為僖宗。是僖宗之立，由劉行深等之力也。僖宗大漸，羣臣以吉王保最賢，且長，欲立之。觀軍容使楊復恭率兵迎壽王為皇太弟，即位。是為昭宗。是昭宗之立，由楊復恭之力也。統計此六代中，援立之權盡歸宦寺，宰相亦不得與知，且不特此也。憲敬二帝，至為陳宏志、劉克明等所弑。昭宗又為劉季述所幽，近侍之凶悖至斯而極。其間非無賢哲之主，有志整飭，如憲宗無所寵假，呂全如擅取樟材，治第送獄，自殺。郭昫醉觸夜禁，即杖殺之。凶燄稍戢，然其後竟遭弑害。文宗欲倚李訓、鄭注誅宦官，甘露之變，反為仇士良等肆逆，橫殺朝士，橫屍闕下。帝亦惴惴不保，僅而獲免。宣宗始稍黜其

權初延英奏事帝與宰相可否樞密使在旁得與聞及出或矯上旨有所改易帝始令延英召對兩中尉先降樞密使候于殿西俟宰相奏事畢案前受事稍防之弊至懿僖又如故矣。文宗嘗以周赧漢獻受制強臣而已受制家奴謂不如赧獻對周墀泣下。學士崔慎由夜直忽仇士良召至祕殿令草詔更立嗣君慎由以死拒之士良引至小殿見帝。士良等歷數帝過帝俯首而已。劉李述錮昭帝於少陽院亦以杖畫地責帝曰。某日某事爾不從我罪一也。至數十不止。楊復恭之反也。既令其養子守信為神策軍使。又令守貞守忠及姪守亮為節度使。以樹內外之援。與守亮書曰。承天門乃隋家舊業。兒但積粟訓兵。不必進奉。吾於荆榛中立壽王。既得位。乃廢定策國老。有如此負心門生天子。此可見下陵上替之極也。卒之朝廷網紀為所敗裂。國勢日弱。方鎮日強。官寺雖握兵。轉不得不結外藩為助。於是韓全海等劫天子。遷鳳翔。倚李茂貞。致朱全忠攻圍逾年。力窮勢迫。帝與茂貞乃殺全海等四人。韋處廷等二十二人。以求和。又殺小使李繼彝等十人。城門既開。又殺中官七十餘人。全忠又令京兆誅黨與百餘。既還京師。遂盡殺第五可範以下八百餘人。哀號之聲聞於路。諸道監軍亦即所在賜死。蓋不減東漢末之誅宦官。至有無鬚而誤死者。唐宦官之局至此始結。而國亦亡矣。宋景文謂灼木攻蠹。蠹盡而木亦焚也。而抑知其始實由于假之以權。掌禁兵。筦樞要。遂致積

重難返。以至此極也哉。

中官出使及監軍之弊

中官出使及監軍累朝皆有之。然其害亦莫有如唐之甚者。小則索賄賂。大則釀禍端。今就新舊唐書案之高力士傳。是時中人出使。或修功德。市鳥獸。使還所獲動巨萬計。京師甲第名園。良田美產。占者什六七。此猶不過藉禁近之勢。以贖財也。安祿山將反。楊國忠等力言於帝前。帝使宦官輔璆琳覘之。得厚賂歸。言祿山不反。於是祿山益得征繕稱兵矣。封常清在東都。戰敗奔陝。勸高仙芝退守潼關。中人邊令誠奏其敗退狀。而二大將同日受戮矣。僕固懷恩負氣訴冤。代宗使中人駱奉先諭之。奉先不受。竊馬馳歸。而懷恩以疑懼而決反矣。李寶臣方奉命討田承嗣有功。代宗使中人馬承倩勞之。寶臣贈絹。少承倩詢而擲於途。寶臣顧左右有慚色。於是轉與承嗣連衡。拒命矣。德宗晚年。姑息藩鎮。每帥守物故。必先遣中使往覘軍情。其副貳有物望者。輒厚賂使之保奏。德宗因而授之。由是節度使之除拜。亦出其口矣。武宗討澤路時。太原將楊弁激眾叛。武宗使中人馬元貫往諭。得其賄歸。言太原有十五里明光甲。不可計。賴李德裕折之。始語塞。是轉為叛者。脅授旄節矣。此中官出使。徒縱其納賄。而無益于國事。且反以釀禍者也。又有

中使監軍之弊自開元天寶間討吐蕃諸國已有官者監大將之軍至魚朝恩為觀軍容使邛山之戰李光弼欲據險而陣朝恩令陣於平地遂致大敗光弼據裝度韋臯李德裕等所奏大概監軍者先取銳兵自衛懦者出戰戰勝則先報捷偶劔則凌挫百端侵撓軍政將帥不得專主每督戰輒建旗自表小不勝則捲旗去大軍往往隨之奔北故劉闢之叛杜黃裳請不用監軍專委高崇文討之然白居易疏謂韓全義討淮西賈國良監之高崇文討蜀劉貞亮監之是黃裳雖奏而監軍仍未撤也居易傳裝度討吳元濟始奏去監軍主將得專兵柄法令既一戰皆有功遂平淮蔡度傳其後會昌中討劉稹李德裕亦奏監軍不得干軍事每兵百人聽以一人為衛由是號令精整遂平澤潞德裕傳觀此則中使監軍有害無利昭然可見此猶是臨戰時用以監察尚有說也其尋常無事時各藩鎮亦必有中使監軍如陸長源死監軍俱文珍密召宋州刺史劉全諒入汴以靖其亂長源傳王承宗死諸將請王承元主留務承元曰天子使中貴人監軍當與議監軍以眾意贊之承元不受承元傳是亦未嘗無靖難解紛之益然其中賢者百不一而恃勢生事之徒踵相接也在河朔諸鎮者既不能制其判亂徒為之請封請襲而在中州各鎮者則肆暴作威或侵撓事權或誣構罪戾姚南仲帥鄭滑為監軍薛盈珍誣奏有裨

將曹文洽不平殺其奏事者而自刎以明南仲之枉南仲入朝德宗曰盈珍擾軍政邪南仲曰如盈珍者在在有之雖羊杜復生不能治軍理人也南仲傳洪州監軍誣奏刺文李位謀逆追赴京付仗內訊賴薛存誠力請付外始得白存誠傳楊於陵帥嶺南為監軍許遂振誣奏憲宗即令貶於陵官賴裴珣諫始改吏部侍郎珣傳此牽掣藩臣之弊也監軍王定遠有德於節度使李說軍政皆專決將吏悉自補授以田宏代彭令茵令茵不伏定遠即斬之埋屍馬糞中家人請屍不得說奏之定遠抽刀刺說說走而免說傳劉承偕監澤潞軍侮節度使劉悟三軍憤噪欲殺承偕悟救而免穆宗問裴度何以處之度奏惟有斬承偕耳度傳此激變軍士之弊也嚴綬在太原軍政一出監軍李輔光綬但拱手而已後入朝適賜食廊下有中使馬江朝來賜櫻桃綬在鎮時曾識江朝至是不覺屈膝綬傳可見監軍之積威肆橫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因記宦官掌兵承旨之禍而并及出使監軍二事亦前代得失之林也

唐宦官多閩廣人

唐時諸道進闈兒號私白閩嶺最多如高力士本高州馮盎之後嶺南討擊使李千里進之後吐突承璀及楊復光皆閩人時號閩為中官區歎咸通中杜宣猷為

閩中觀察使每歲時遣吏致祭其先時號為敕使墓戶

宣猷傳

唐節度使之禍

唐之官制莫不善於節度使其始察刺史善惡者有都督後以其權重改置十道按察使開元中或加採訪觀察處置黜陟等號此文官之統州郡者也其武臣掌兵有事出征則設大總管無事時鎮守邊要者曰大都督自高宗永徽以後都督帶使持節者謂之節度使然猶未以名官景雲二年以賀拔延嗣為涼州都督河西節度使節度使之官由此始然猶第統兵而州郡自有按察等使司其殿最至開元中胡方隴右河東河西諸鎮皆置節度使每以數州為一鎮節度使即統此數州州刺史盡為其所屬故節度多有兼按察使安撫使支度使者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財賦於是方鎮之勢日強安祿山以節度使起兵幾覆天下及安史既平武夫戰將以功起行陣為侯王者皆除節度使大者連州十數小者猶兼三四所屬文武官悉自置署未嘗請命於朝力大勢盛遂成尾大不掉之勢或父死子握其兵而不肯代或取舍由於士卒往往自擇將吏號為留後以邀命於朝天子力不能制則含羞忍恥因而撫之姑息愈甚方鎮愈驕其始為朝廷患者祇河朔三鎮其後淄青淮蔡無不據地倔強甚至同華逼近京邑

而周智光以之反澤潞亦連畿甸而盧從史劉稹等以之叛迨至末年天下盡分裂於方鎮而朱全忠遂以梁兵移唐祚矣推原禍始皆由於節度使掌兵民之權故也自宋以文臣知州事歷代因之遂無復弱幹強枝之患宋太祖及趙普之計慮深矣而議者徒謂宋之弱由此是但知禦侮力薄不足以自強而不知消患於未萌苟非外有強敵內有流寇則民得安耕牧不至常罹兵革之苦其隱然之功何可輕議也

方鎮兵出境即仰度支供餽

諸方鎮各擅土地賦稅足以養軍乃朝廷用之討叛則一出本境即須朝廷給以衣糧此國力所以困于用兵也討王建湊時諸鎮兵十五萬纔出境即仰度支乃置南北供軍院由度支轉運往往多為賊所截不得至院建湊傳討李同捷時諸軍在野朝廷特置供軍糧料使日費浸多諸帥每有小捷輒張其數以邀賞實欲困朝廷而緩賊也續帛征馬賜之無算同捷傳劉總出軍討王承宗取其武強縣遂持兩端以利朝廷賞賜承宗傳其實心為國者惟李鄘以淮南兵二千討李師道糧餉未嘗仰給于有司鄘傳王智興之討李同捷亦自備五月糧智興傳朝廷皆特褒之伐叛討逆國家固不可惜費而如唐之驕藩鎮則國力為之敝而賊勢亦益以張故

討李師道時。魏博田宏正請自黎陽渡河。裴度以為不可。曰：黎陽渡河既離本界。便至滑州。徒仰度支供饋。不如且在河北。養威俟霜降後。於揚劉渡河。即可直抵鄆州賊境也。傳度討劉稹時。李德裕亦奏言。向來朝廷伐叛。兵纔出界。便費度支供餉。故逗撓以困國力。或密與賊通。取一縣一柵。以為勝捷。所以師出無功。今當令王元逵何宏敬。只取州。勿取縣。未幾果平賊。德裕此亦伐謀之術也。

方鎮驕兵

秦漢六朝以來。有叛將無叛兵。至唐中葉以後。則方鎮兵變。比比而是。蓋藩帥既不守臣節。毋怪乎其下從而效之。遂帥殺帥。視為常事。為之帥者。既慮其變。而為肘腋之患。又欲結其心。以為爪牙之助。遂不敢制以威令。而徒恃厚其恩施。此驕兵之所以益橫也。今就新舊書各傳觀之。劉元佐傳。汴軍自李忠臣以來。士卒驕甚。至元佐益厚賞賜。故百姓重困。其後殺大帥。肆抄劫。皆徂於利而然也。李質傳。汴軍牙兵二千人。皆日給酒食物力為之屈。郝士美傳。澤潞自盧從史以來。日具三百人膳。以食牙兵。王式傳。徐州自王智興召募凶豪之卒二千。號銀刀。旗門槍挾馬等軍。後漸驕。節度使姑息不暇。田牟鎮徐州。與之雜坐酒酣。撫背時把板為之唱歌。其徒日費萬計。每有賓宴。必先飲以酒食。初寒暑雨。卮酒盈前。然猶諠

噪。動謀逐帥。温璋來為節度。士卒素聞其嚴。皆憂疑。璋開誠撫諭。終不釋。給以酒食。未嘗滛口。不期月。遂逐璋。適王式以義成忠武軍破浙東賊。仇甫而歸。上即以式來鎮徐。徐卒頗懼。居三日。式勞兩鎮兵。使還。既環甲執兵。即令圍驕卒。盡殺之。凡三千餘人。由是凶徒盡殄。又温造傳。興元軍殺節度使李絳。詔造為節度使。途過征蜀兵。回造諭以自從。至則大宴。問興元軍殺絳狀。即令征蜀兵盡殺之。凡八百餘人。以百級祭絳。三十級祭死事官。餘投之漢江。蓋驕之極。至於肆無忌憚。則亦不得不草薙而禽獮之矣。然主帥有能以正自持。亦有不恃殺戮而能靖之者。李質為汴軍兵馬使。以日給二十人食。為多費。會新帥韓充將至。質曰。若俟韓公至。頓去二十人食。人情必怨。乃停日膳。而迎充。郝士美以澤潞日給牙兵三百人食。為非法。曰。兵衛牙職也。安得廣費。遂罷之。而二軍亦未有敢鼓噪者。此又在乎主將之足以服人也。

盜殺宰相有二事

唐代盜殺宰相有二事。一。元和十年。盜殺武元衡。刺裴度傷而免。一。開成三年。盜射傷李石。以馬逸得脫。按元和。朝廷討吳元濟。而王承宗請赦之。使人白事中書。頗不恭。元衡叱去。未幾元衡早朝出靖安里第。夜漏未盡。賊乘暗呼曰。滅燭射

元衡中肩。又擊其左股。徒御格鬪不勝。皆駭走。遂害元衡。批顱骨持去。邏司傳噪。盜殺宰相。連十餘里。達朝堂。未知主名。少頃。馬逸歸。乃審知。元衡裴度出通化里。盜三以劍擊度。初斷韉帶。次中背。纒絕單衣。復微傷其首。度墮馬。會度帶韞帽。故瘡不至深。賊又揮刃追度。度從人王義持賊連呼甚急。賊斷義手而逸。度已墮溝中。賊謂度已死。乃捨去。度是日。憲宗駭悼。罷朝。哀慟。詔金吾府縣大索。或傳言曰。無搜賊。窮必亂。又投書於道曰。毋急我。我先殺汝。許孟容言於帝曰。國相橫屍路隅。而盜不獲。為朝廷辱。帝乃下詔。能得賊者。賞錢十萬。授五品官。積錢東西市。以募告者。於是神策將王士則。王士平等。捕得張宴等十八人。言為承宗所遣者。皆斬之。元衡時王承宗。李師道。皆遣人在京竊發。斷陵廟之戟。焚芻橐之積。未幾。東都防禦使呂元膺。執李師道。留邸。賊門察。皆嘉珍自言。始謀殺元衡者。會宴先發。故籍以告師道。而竊其賞。帝令密誅之。元膺而李師道傳。則謂察嘉珍。即害元衡者。後田宏正。誅李師道。閱其簿書。果有賞殺元衡之款。張宏此元和中事也。文宗遭甘露之變。宰相王涯等。皆為宦官仇士良所殺。遂以李石為相。石持正立朝不少貶。朝廷賴之。石居親仁里。將曙入朝。盜發於尚父郭子儀宅。引弓追及矢。纒及膚。馬逸而回。盜已伏坊門。斷石馬尾。石竟以馬逸得還私第。上聞駭愕。是日京師大

恐常參官入朝者九人而已。已而知仇士良遣人所為也。帝亦知之。而無可如何。石遂乞罷相去。此開成中事也。而開成之賊。終不得。蓋元和係藩鎮遣人竊發。故神策將士得捕誅之。開成則宦者所為。而神策軍即宦官所掌。故不能得賊也。

六等定罪三日除服之論

安祿山之變。唐臣貴如宰相陳希烈。親如駙馬張垪。皆甘心從賊。靦顏為之臣。此即處以極刑。豈得為過。乃廣平王收東京後。希烈等數百人。押赴長安。崔器定儀注。陷賊官。皆露頭跣足。撫膺頓首。於含元殿前。令扈從官視之。并概請誅死。李峴爭之。謂非維新之典。偽官內或陛下親戚。或勳舊子孫。概處極法。恐乖仁恕。况殘寇未平。尚多陷賊者。若盡行誅。是益堅其從賊之心。乃議六等定罪。峴舊書謂峴此奏。全活無算。新書亦謂因此衣冠更生。賊亦不能使人歸怨天子。皆峴力也。是皆以器為過當。峴為持平。案是時蕭華自賊中歸。奏云。任賊官有為安慶緒驅至河北者。聞廣平王宣恩。命釋放。皆相顧悔恨。及聞崔器議刑太重。眾心又搖。器李勉亦奏。肅宗曰。元惡未除。點污者眾。皆欲澡心歸化。若盡殺之。是驅天下以資凶盜也。由是全活者眾。蓋當日時勢。或有不得不從輕典者。然一時權宜。用以離攜賊黨。則可。若竟以峴所奏為正論。則非也。堂堂大一統之朝。食祿受官。一旦賊至。

即甘心從賊此而不誅國法安在乃當時無不是李峴而非崔器何也又如代宗崩遺詔吏民三日釋服常袞以為吏者府史之類固當與庶民同例至朝臣則宜以二十七日為準崔祐甫謂吏即指官僚而言百官皆當三日除服夫大行甫殯過密方深雖有遺詔臣子何忍遽行即吉常袞之議自是正論而當時又無不是祐甫而非常袞者蓋自六朝以來君臣之大義不明其視貪生利已背國忘君已為常事有唐雖統一區宇已百餘年而見聞習尚猶未盡改顏常山盧中丞張睢陽輩激於義憤者不一一數也至宋以後始知以忠義為重雖力所不及者猶勉以赴之豈非正學昌明之效哉

開架除陌宮市五坊小使之病民

德宗初用楊炎為相定兩稅之法天下受其利初唐制租庸調法自開元以來不為版籍丁口轉死田畝換易貧富升降悉非向時而戶部歲以空文上之又戍邊者蠲其租庸六歲免歸元宗事夷狄戍者多死邊將諱不以聞故貫籍不除王鉷為戶口使以其籍存而丁不在是隱課不出乃案舊籍積三十年責其租庸民遂大困至德後天下兵起科斂凡數百名廢者不削重者不去百姓旬輸月送無有休息更因為奸富人丁多者以宦學釋老得免貧人無所託則丁存故課免於上

而賦增於下天下盡蕩為浮人鄉居地著者百不四五楊炎乃請為兩稅法凡百之費先度其數而賦于民秋夏兩入之其租庸雜徭悉省而丁額不廢其田畝之稅以大曆十四年為準而均收之天下果使之炎是帝頗能用人理財稍紓民患矣乃後因用兵河南北月費百餘萬緡聽盧杞趙贊等計令商賈本錢過千萬者貸其餘以濟軍軍罷取償於官乃令京兆暴責大搜疑占列不盡則答掠之人自經者相望然僅得八十萬又質庫及儲粟者四貸其一亦僅至二百萬而市已皆閉肆於是設開架除陌之令屋二架為間上者二千中千下五百吏執籌入室計之隱不盡者二架即抵罪告者以錢五萬賞之其公私貿易舊法率千錢算二十乃請加至五十主僧註所售入其算其自相市者令自言有隱不盡率千錢沒二萬告者以萬錢賞之由是主僧得操其權告訐紛起上所入不得半而恨誅之聲滿天下及涇師亂呼於市曰不奪爾商人儼質矣不稅爾間架除陌矣于是帝奔奉天長安失守李晟收京始歸宮闕是亦可稍鑿前車以求民莫乃又用裴延齡李實等橫征百出延齡詭言左藏乾隱二十萬請置別庫為羨餘以充天子私費乃大搜市廛奪所入進獻以實其言逮捕匠徒迫脅就功號曰敕索弗酬其直名曰和雇弗與之庸延齡李實為京兆尹暴斂苛索民不聊生優人成輔端戲作誹語

曰秦地山河二百年。何期如此賤。田園一頃。麥苗五石。米三間。堂屋二千錢。謂民皆賣田屋以輸賦也。實奏劾以賤工。請國殺之。實此朝官之以培克為事也。又聽宦官主宮市。置數十百人。閱物屢左。謂之白望。無詔文。驗核但稱宮市。則莫敢誰何。大率與直十不償一。又邀閭閻所奉及脚直。至有重荷趨肆而徒返者。有民賣一驢薪。宦人以數尺帛易之。又取它費。且驅驢入官。民願納薪辭帛而去。不許。民恚曰。惟有死耳。遂擊宦者。有司執之以聞。帝黜宦者。賜民帛十匹。然宮市不廢也。諫臣交章論。皆不納。京兆吳湊奏。宮中所須。責臣可辦。不必差宮使。亦不報。會張建封入朝言之。始稍戢。建封奏傳且不特此也。又聽宦官縱五坊小使。肆毒於外。每歲秋。案鷹犬於畿甸。所至邀索供饋。小不如意。至張羅網于民家門及井。不令出入。汲井水曰。驚我供奉鳥雀。又羣聚於酒食家。肆飲啖。將去留蛇一篋。誠之曰。吾以此蛇供鳥雀。可善飼之。無使飢渴。主人重賂之。乃肯攜蛇去。裴度傳鄆縣令崔發。聞門外喧鬪聲。吏白五坊小使擊百姓。發命吏捕之。時已曠黑。天子聞之。怒。收發繫獄。御樓之日。囚發雞竿下。有內官五十餘人。持杖毆發。破面折齒。詔囚皆釋。而發不放。李渤具疏極論之。勃傳德宗非甚暗。乃縱其下虐民至此。蓋由於天資好利。而喜昵小人。其流毒遂至於此也。

豪宴

大曆二年。郭子儀入朝。代宗詔賜輦脚局。宰臣元載。王縉。僕射裴冕。第五琦。黎幹等。各出錢三十萬。宴於子儀之第。時田神功亦朝覲在京。并請置宴。於是魚朝恩及子儀神功等。更迭治具。公卿大臣列於席者。百人。一宴。費至十萬貫。子儀傳亦可見是時將相之侈也。

名父之子多敗德

房杜為唐一代名臣。而元齡子遺愛。如晦子荷。皆以謀反誅。上官儀贊高宗廢武后事不成。被誅。而其孫女婉兒没入宮。附武后為所寵。又助韋后為逆。狄仁傑子景暉。官魏州。以貪暴為民所惡。并毀仁傑生祠。宋璟直聲震天下。而其子渾等流蕩無行。為物議所薄。李泌為賢相。而其子繁。乃黨於裴延齡。陽城劾延齡。屬繁書疏稿。繁即默識。以告延齡。使得先奏。此皆名父之子。而敗德墜其家聲。不可解也。惟李義府附武后。而其子湛。乃與張柬之等誅張易之兄弟。可謂能幹盡者。李世勣將死。謂其弟弼曰。我見房元齡。杜如晦。高季輔。辛苦作得門戶。亦望垂裕。後昆並遭癡兒。破家蕩盡。我子如有操行不倫者。急即打殺。然後奏聞。其望子保家之心。可謂切矣。然世勣附武后。以固位保門戶。而其子敬業起兵討武后。被族。雖不

能保家亦可謂能雪先人之恥者

李勣子孫

李勣子孫舊書本傳謂勣子敬業起兵討武后既敗死坐夷族而其子孫有逃入吐蕃者貞元中有蕃將徐舍人掠延州謂僧延素曰我本英公五代孫也遭武后之變吾祖舉義不成子孫流落如此三世矣雖代居職任而思本之心未嘗忘是世勣子孫無復有在中國者然衛次公傳次公為兵部侍郎故英公李勣大理卿徐有功之孫皆有累不得調次公曰子之祖勣在王室宜限常格乎即優補之是勣之後人仍有仕於唐者

安祿山執送京師之事

張九齡傳范陽節度使張守珪以裨將安祿山討奚契丹敗衄執送京師請行朝典九齡判云穰苴出軍必誅莊賈孫武教戰亦斬宮嬪守珪軍令若行祿山不宜免死上特捨之九齡奏祿山面有反相請因罪誅之上曰卿勿以王夷甫知石勒故事誤害忠良遂放歸是祿山以罪送京實有其事然考張守珪傳並無此事新書皆祿山傳亦但云祿山敗當斬祿山呼曰公不欲滅兩蕃耶奈何殺壯士守珪遂宥之後以其捉生多獲拔為裨將并養之為子亦同是亦無執送京師之事

也是時大將生殺在手欲殺則殺既不殺而宥之何又送京請行朝典疑此乃傳聞之訛非實事也然祿山反後元宗在蜀思九齡之先見下詔褒贈詔詞有云先覺合于耆策即指此事也又劉禹錫貶逐在外以逐臣不得與善地之例係九齡為相時所奏故追怨之謂曲江能識胡離有反相足為名臣然迄無後豈非建言禁錮逐臣之報耶是祿山送京當斬被赦又係當時共見共聞之實事矣

睢陽殉節尚有姚閻

睢陽之難張巡許遠固千古共知其次則南霽雲雷萬春尚在人口而不知殉難者尚有姚閻也閻本姚崇之從孫與巡遠同守據舊書本紀云尹子奇陷睢害張巡姚閻許遠是閻尚叙在遠之上新書本紀亦云安慶緒陷睢陽太守許遠張巡鄆州刺史姚閻左金吾衛將軍南霽雲皆死之是本紀皆有閻也即新舊書巡傳內亦稱與閻同被執見殺遠傳內又稱與閻同守經年巡遠傳後又皆有閻傳未死之前詔拜巡御史中丞遠侍御史閻吏部郎中既死之後詔贈巡揚州大都督遠荊州大都督閻潞州大都督是三人者同守城同殉難同加官同贈卹無一不同而今但傳巡遠二人閻則莫有舉其姓氏者豈所謂幸不幸耶案巡遠並傳本始于韓愈而新書巡遠傳未謂睢陽人至今祠享號雙廟云則稱巡遠為雙忠而

不及間者。自唐已然。或守城之功稍遜。故耶。然既同死於守城。而身後名迥異。未免向隅。故特表而出之。案巡遣南雷二將。敗賊靈陵。時尚有別將二十五人。石承平。李辭。陸元鎮。朱珪。宋若虛。楊振威。耿慶馬。日升。張維清。廉坦。張重孫。景趨。趙連城。王森。高紹俊。張恭。默祝忠。李嘉隱。翟良輔。孫廷皎。馮顯。見新書。巡傳。餘四人失其名。後皆死巡之難。則巡死時同被戮之三十六人中。石承平等亦皆在內。今既尚有姓名在巡傳。則巡遠廟內。應增祀閣在正位。又增祀石承平等在從祀班也。

唐初三禮漢書文選之學

六朝人最重三禮之學。唐初猶然。張士衡從劉軌思授毛詩。周禮。又從熊安生劉焯受禮記。皆精究大義。當時受其業者。推賈公彥。士衡傳。公彥撰周禮義疏五十卷。儀禮義疏四十卷。公彥子大隱。亦傳其業。又有李元植從公彥授禮學。撰三禮音義行於世。公彥傳。王恭精三禮。別為義證。甚精博。蓋文懿。文達。皆當世大儒。每講必編舉先儒義。而暢恭所說。孔穎達傳。王元感嘗撰禮記繩愆。徐堅。劉知幾等深嘆賞之。元感傳。王方慶尤精三禮。學者有所咨質。必究其微。門人次為雜禮答問。方慶傳。他如褚元量。韋迥。高仲舒。唐休璟。蘇安恒。皆精三禮。見各本傳。今諸儒論著。見於新舊書者。如王方慶張齊賢論。每月皆告朔之說。舊方慶傳。新齊賢傳。王元感三年之喪。以二十

七月。張柬之以二十五日。一本鄭康成說。一本王肅說也。舊東之傳。史元燦議禘禘三年五年之別。韋縉傳。朱子奢議七廟九廟之制。子奢傳。韋萬石。沈伯儀。元萬頃。范履冰等議郊丘明堂之配。沈伯儀傳。皆各有據。依不同。勸說其據。以論列時政者。如盧履冰。元行沖。論父在為母三年服之非。彭景直論陵廟日祭之非。康子元駁許敬宗先燔柴而後祭之非。黎幹駁歸崇敬請以景皇帝配天地之非。唐紹。蔣欽緒。褚元量。駁祝欽明皇后助祭郊天之非。陳貞符論隱章懷懿德節愍四太子廟。四時祭享之非。皆見各本傳。李高風辨太微之神。不可為天。見蕭德言傳。韋述議堂姨舅不宜服。見韋縉傳。無不援引該博。證辨確切。可為千百世之準。其後元行沖奉詔用魏徵類禮列於經。與諸儒作疏。成五十篇。將立之學官。為張說所阻。行沖又著論辨之。大厯中。尚有仲子陵。袁彝。韋彤。韋蒞。以禮名其家學。此可見唐人之究心三禮。考古義。以斷時疏務。為有用之學。而非徒以炫博也。次則漢書之學。亦唐初人所競尚。自隋時。蕭該精漢書。嘗撰漢書音義。為當時所貴。該包愷亦精漢書。世之為漢書學者。以蕭包二家為宗。劉臻精於兩漢書。人稱為漢聖。臻又有張沖撰漢書音義十二卷。于仲文撰漢書刊繁三十卷。是漢書之學。隋人已究心。及唐而益以考究為業。顏師古為太子承乾注漢書。解釋詳明。承乾表上之。太宗命

編之祕閣。時人謂杜征南、顏祕書為左邱明、班孟堅忠臣。其叔游秦，先撰漢書決疑師古，多取其義。此顏注漢書。至今奉為準的者也。師古房元齡以其文繁難省，又令敬播撮其要，成四十卷。當時漢書之學大行。又有劉伯莊撰漢書音義二十卷。秦景通與弟暉，皆精漢書。號大秦君。小秦君。當時治漢書者，非其指授，以為無法。又有劉納言，亦以漢書名家。敬播姚思廉少受漢書學於其父察。思廉思廉之法，又有劉納言，亦以漢書名家。敬播姚思廉少受漢書學於其父察。思廉思廉之法，孫班以察所撰漢書訓纂，多為後之注漢書者。隱其姓氏，攘為己說。班乃撰漢書紹訓四十卷，以發明其家學。姚瑋又顧允撰漢書古今集二十卷。允李善撰漢書辨惑三十卷。善王方慶嘗就任希古受史記漢書。希古遷官，方慶仍隨之卒業。方慶傳他如郝處俊好讀漢書，能暗誦。處俊裴炎亦好左氏傳漢書。炎此又唐人之究心漢書。各稟承舊說，不敢以意為穿鑿者也。至梁昭明太子文選之學，亦自蕭該撰音義始。入唐則曹憲撰文選音義，最為世所重。江淮間為選學者，悉本之。又有許淹、李善、公孫羅相繼以文選教授。由是其學大行。淹羅各撰文選音義行世。善撰文選註解六十卷，表上之。賜絹一百二十匹。至今言文選者，以善本為定。杜甫詩亦有熟精文選理之句。蓋此固詞學之祖也。

唐古文不始于韓柳

新書文苑傳序。唐興百餘年，諸儒爭自名家。大曆貞元間，美才輩出，擣齊道真、涵泳聖涯，於是韓愈倡之，柳宗元、李翱、皇甫湜等和之。唐之文完然為一代法。此其極也。是宋景文謂唐之古文，由韓愈倡始。其實不然。案舊書韓愈傳，大曆貞元間，文字多尚古學。效楊雄、董仲舒之述作。獨孤及、梁肅最稱淵奧。愈從其徒游，銳意鑽仰，欲自振於一代。舉進士，投文公卿間，故相鄭餘慶為之延譽。由是知名。是愈之先，早有以古文名家者。今獨孤及文集尚行於世。已變駢體為散文。其勝處有先秦西漢之遺風。但来自開生面耳。又如陸宣公奏議，雖亦不脫駢偶之習，而指切事情，纖微畢到。其氣又渾灑流轉，行乎其所以駢偶少之。此皆在愈之前，固已有早開風氣者矣。

唐前後米價貴賤之數

貞觀時斗米三錢。魏徵元宗東封泰山之歲，京郡米斗十錢，青齊米斗五錢。紀本自安史之亂，兵役不息，田土荒蕪，兼有攤戶之弊。如李渤疏所言，渭南縣長源鄉，本有四百戶，今纔百戶。閿鄉縣本有三千戶，今纔千戶。由於均攤逃戶十家之內，五家逃亡，即令未逃之五家均攤其稅，如石投井，不到底不止。勅是以逃亡愈多，耕種愈少。代宗永泰元年，京師斗米一千四百。本畿甸接穗，以供官厨。劉晏至麥熟

後市有醉人已詫為祥瑞較貞觀開元時幾至數十百倍讀史者於此可以觀世變也至如攻戰之地城圍糧絕尤有不可以常理論者魯吳守南陽賊將武令珣田承嗣等攻之累月米斗至四五十千有價無米一鼠值四百安慶緒被圍于相州斗米錢七萬慶緒傳黃巢據長安百姓遁入山岩累年廢耕耘賊坐守空城穀價涌貴斗米三十千官兵皆執山岩民賣於賊為食一人直數十萬楊行密圍揚州城中草根木實皮囊革帶俱盡外軍掠人來賣人五十千張雄有軍糧相約交市金一斤通犀帶一條得米五升高駢傳

長安地氣

地氣之盛衰久則必變唐開元天寶間地氣自西北轉東北之大變局也秦中自古為帝王州周秦西漢遞都之符秦姚秦西魏後周相開割據隋文帝遷都於龍首山下距故城僅二十餘里仍秦地也自是混一天下成大一統唐因之至開元天寶而長安之盛極矣盛極必衰理固然也是時地氣將自西趨東北故突生安史以兆其端自後河朔三鎮名雖屬唐僅同化外羈縻不復能臂指相使蓋東北之氣將興西方之氣已不能包舉而收攝之也東北之氣始興而未盛故雖不為西所制尚不能制西西之氣漸衰而未竭故雖不能制東北尚不為東北所制而

無如氣已日薄一日帝居遂不能安於是元宗避祿山有成都之行代宗避吐蕃有陝州之行德宗避涇師有奉天梁洋之行地之輒輓不安和氣之消耗漸散迨僖宗走成都走興元走鳳翔昭宗走沙城走華州又被劫於鳳翔被遷於洛而長安自此夷為郡縣矣當長安夷為郡縣之時契丹安巴堅已起于遼此正地氣自西趨東北之真消息特以氣雖東北趨而尚未盡結故僅有幽薊而不能統一中原而氣之東北趨者則有洛陽汴梁為之遙遷潛引如堪輿家所謂過峽者至一二百年而東北之氣積而益固於是金源遂有天下之半元明遂有天下之全至我朝不惟有天下之全且又擴西北塞外數萬里皆控制于東北此玉氣全結于東北之明證也而抑知轉移關鍵乃在開元天寶時哉今就唐書所載開寶以後長安景象日漸衰耗之處撮而叙之可以驗地氣之變也

唐人詩所咏長安都會之繁盛宮闕之壯麗以及韋曲鶯花曲江亭館廣運潭

之奇瑤異錦華清宮之香車寶馬至天寶而極矣安祿山兵陷長安宮殿未損

收京時戰於香積寺賊將張通儒守長安聞敗即遁未暇焚剽惟大廟久為賊

告享于長樂殿都會之雄麗如故也代宗時吐蕃所燔惟衢街廬舍而宮殿仍

舊朱泚之亂李晟收京時諸將請先拔外城然後北清宮闕晟曰若收坊市地

監人囂非計也。賊兵皆在苑中，自苑擊之，賊走不暇，則宮闕保安。乃自光泰門入，此果遁去，遠方居人。至有越宿始知者，則并坊市亦無恙矣。故晟表有云：鐘簾不驚，廟貌如故，蓋地運尚有百餘年，故不至一旦盡掃也。黃巢之亂，九衢三內宮室尚宛然，自諸道勤王兵破賊後，入城爭貨相攻，縱火焚掠，市肆十去六七。大內惟含元殿獨存，此外惟西內南內及光啓宮而已。僖宗在蜀，詔京兆尹王徽修復，徽稍稍完聚，及奉表請帝還，其表有云：初議修崇，未全壯麗，則非復舊時景象可知也。及昭宗時，因王重榮李克用沙苑之戰，田令孜劫帝出奔，焚坊市，并火宮城，僅存昭陽蓬萊二宮，還京後坐席未暖，又因李茂貞之逼，奔華州，岐軍入京，宮室廡閭鞠為灰燼。自中和以來，王徽葺構之功，至是又掃地而盡。於是長安王氣衰歇，無餘矣。見李晟王徽田令孜及黃巢等傳

黃巢李自成

流賊有適相肖者。黃巢初從王仙芝為盜，仙芝被戮，巢始為盜魁。李自成亦先從高迎祥為盜，迎祥被擒，自成始為盜魁，相似一也。巢以草賊起事，陷京師，據宮闕，僭號改元，自成亦以草賊起事，陷京師，據宮闕，僭號改元，相似二也。巢未入京以前，其鋒不可當，入京僭位後，逆運已滿，未幾遂一敗塗地。自成自襄映向京，凶威

亦無敵，入京僭位後，逆運亦滿，未幾亦一敗塗地，相似三也。巢因民謠有逢儒則肉師必覆之語，遂戒軍中不得害儒者，所俘民稱儒者輒捨之。至福州殺人如麻，過校書郎董樸家，令曰：此儒者，乃滅火弗焚。自成所用牛金星，乃舉人不第者，每肆毒於進士官，而戒軍中勿害舉人。至河南，賊將誤殺一縣令，或告曰：此舉人也，羣駭而去。其相似四也。巢入長安，令唐官三品以上並停，四品以下俱復舊任，自成入京，亦令三品以上並停，四品以下仍舊，其相似五也。豈賊中有人知巢之故事而仿之耶？又巢敗奔狼虎谷，為林言所斬，事見唐書及通鑑，而小說家謂巢實未死，後為僧於嵩洛間，自題其像有鐵衣著盡著僧衣之句。自成竄九宮山，為村民擊死，事見明史，而論者謂其部兵尚有數十萬，何至斃于村民之手？遂亦有傳其為僧於武當者。此二賊先後事迹，何適相肖也。

